



陸堂詩學卷第五

平湖陸奎勳聚緱撰

受業

周光組希茂
王宅揆庭

全校

讀陳風 一則

無關雖雞鳴之德有巫覡歌舞之娛陳風之變始自大姬而序以為刺幽謚惡也墓門刺佗佗固可刺然序意亦延世家之訛以佗為厲公耳如集傳則十詩九淫不啻鄭衛愚于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仍宗序說蓋溫柔敦厚比事屬辭詩與春秋固相為表裏之書也

宛丘東門

共七則

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



陸學詩學卷第五
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以二詩爲巫風班史
具有卓識

鄭譜胡公五世至幽公即當厲王時非沿史世家缺訛耶惜
無他書可以證爲某公然必刺其君上故云有情思而無威
望也

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今漸平矣不知所在据
此則毛傳四方高中央下者得之若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
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豈有漸平之理

顏師古注鷺鳥之羽以爲翽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甚得詩旨
迂仲駁之非是

毛傳以子仲爲陳大夫氏若女子似不煩指斥矣路史注云

子仲氏陳宣公子即詩子仲之子疑其世次太後

婆娑其下婆娑舞也顏注歌舞以娛神尤確東漢曹娥碑亦
第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范史乃易爲於縣江沂濤迎
婆娑神正如五髭十姨可發一祭

初讀末章情濃于桑中詞艷于溱洧旣而思之穀旦云者即
九歌之吉日辰良也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即美人目成芳椒
成堂之語也

衡門 四則

序云誘僖歐陽極力推行終覺牽合集傳隱居自樂而無求
則衛之考槃鄭之出其東門一詩可以兼括
可以樂飢外傳作療飢康成非創改也然樂飢意味深遠陋

巷簞瓢不改其樂詩人乃能見及豈曰非賢

李迂仲曰棖題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視富貴如浮雲耳余謂此詩近正但以賢者而甘心隱約國之危殆可知矣

王氏總聞曰泌在南陽泌陽縣

東門之池 三則

明言彼美淑姬則陳之東門與鄭東門之墀差別謂男女會遇可也

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樵悴即此詩反語也以漚麻為興詩人自有求匹之意序云疾其君之淫昏思賢女以配君子古者諸侯一娶九女無再聘禮何勞詩人為

蹇修乎其失與衛靜女序同而此無彤管字更覺虛繆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東門之楊 二則

親迎而女不行序說勝于集傳即鄭之丰可驗矣

鄭箋謂婚期必在仲春之月非也謂親迎之禮以昏時則可從

墓門 三則

序云刺陳佗也一語得之謂無良師傅則迂矣陳少南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

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余謂陳國雖小紀載不詳然觀左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泣盟歆如忘洩伯知其不免則陳桓之寵佗必有踰制越禮如衛州吁齊無知之屬者而後釀成篡奪之禍篇中夫也不良顯然刺佗誰昔然矣桓公與有責焉讀墓門其知履霜堅冰之道者與

訊予不顧予當作而顛倒思予即所謂他日請念也列女傳陳辯女陳國采桑之女也為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棘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按吳至壽夢始通中國若所傳非虛乃引舊詩以刺耳

防有鵲巢 三則

篇中有誰侑予美句當從序說憂讒不得例之王風采葛宣公欲立嬖姬子欵而殺太子禦寇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詎可指忠良為淫慝乎按陳敬仲為禦寇黨知其人亦非不肖也

懷人詩不妨隨意托興刺讒則必有因而舊說皆曲惟歐陽以旨茗為茗饒牽蔓旨鷓為綬草雜色成文義同貝錦者得之上句仍作積累解非是愚謂防有鵲巢言孤危也中唐有甍言擁蔽也防隄也邛丘也毛傳以防為邑博物記邛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皆不必泥

月出株林 共五則

月出為株林之先聲序刺好色義無可更

此詩用字聲牙東萊以為方言愚謂李延年新聲其三字句法祖此

不言夏姬言夏南集傳以為風人忠厚學詩者知此則唐人
之刺貴妃者當如子美之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不當如
義山所云莫見洪厓又拍肩莫道人間總不知也

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
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

按陳靈被弑在周定王之八年魯宣公之十年此後無風余
故斷為太史克所編詳見魯頌說

澤陂 二則

序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王氏因之
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義亦可通但玩
篇中傷如之何涕泗滂沱似屬女子哀死之作又云碩大且
儼則所懷者亦似正人未敢必其為淫也
魯詩說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頗為近理按大戴禮陳靈公
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意者元所作與

書陳風後

陳無正風蓋當開國之初巫風薰染自上及下甚哉陰教之
脩大有關於家國也東門之池月出其詩皆淫至株林而君
弑國亡衽席戈矛吁可畏矣夏姬妖冶過於褒姒亡陳之餘
流毒未艾陳午幸而復立苟延一綫已耳敬仲以羈旅之臣

竟為代齊之祖鳳皇吉占一一響應異哉抑天所以報重華
二女之德與

讀鄆風

鄆無世家故小序亦無所徵引韋昭注鄭語云陸終第四子
求言為妘姓封於鄆乃知楚世家所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
會人古文鄆與會通猶夫五曰曹姓特以邾為曹姓而非其
名字也王肅云周武王封鄆子於濟河洛潁之間但詳其爵
亦不能考其名要之如韋說則鄆之立國久矣蘓氏謂鄆詩
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愚謂鄭之并鄆在平王時非如衛
并邶鄘遠在肇國之初况季札觀樂邶鄘衛三國已合而鄆
自與鄭分則所存羔裘四篇安得有言鄭事者若謂鄭并鄆

後如溱洧渙渙一詩採自鄆地則可耳

羔裘 二則

鄆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詩說簡淨頗勝箋疏
一羔裘也召南與鄭皆美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唐與鄆皆刺
所謂不稱其服者也

素冠 三則

此詩本言服制鄭氏引禮箋詩余固不嫌繁碎也素冠箋云
既祥祭而縞冠素紕其說誠然素衣欲改為素裳則泥按間
傳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据詩麻衣如雪素衣即麻衣純
用布無采飾也素鞞祥祭所服既祭則去之詩人雖不妨錯
舉亦何嘗稍拂於禮

勞心博博兮言見其持喪毀瘠而亦為憂勞也
三年之喪先王合天理人情而定為斯禮賢者俯而就不可
者跂而及無貴賤一也漢文令主首創短喪之制遂使貴為
天子反不如士庶之家得盡其哀戚之誠豈非黃老之學悞
之與

隰有萋楚 二則

序云疾恣也又云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為
說頗晦公羊有云鄭先君通乎鄆夫人以取其國觀樂子之
無室句興刺有因然而溫柔敦厚詩教也當以集傳之說為
正

民困而音哀至此極矣疾讀一過覺與碩鼠苔華詞意相近

鄆欲無亡其可得乎通篇皆反興體

匪風 四則

小國詩人能以天下為心而惓惓于宗國即入變雅可也然
匪風烹魚其體純乎風矣

漢王吉嘗引此詩而曰匪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
車偈兮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與毛傳同朱子從歐陽
本義四句一氣直下妙得指歸亦從匪兕匪虎章悟出

次章飄漂弔平上去自可通叶魏善伯云然

或曰鄭桓以王室多故而咸林逼近西戎勢不可支謀諸史
伯乃假王命東徙其民于鄆號十邑則詩所云西歸疑亦當
時怨刺之作與余曰咸林之民南保漢中者為南鄭以其初

不願徙也既願徙矣是甘爲桓用者必無怨刺之理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猶夫簡兮西方美人之思但衛想其盛鄆則憂其危耳

鄭滅鄆辨 附

鄭之滅鄆或以爲桓公或以爲武公迄無定論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乃東寄孥與賄虢鄆受之是桓公但有寄孥之事而未能滅虢鄆也周語富辰諫王曰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是謂同姓相娶賣姓而亡也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

取其國而遷鄭焉是因寄孥之語而謂武公在鄆通叔妘以取其國也武公稱賢君滅鄆有之淫凶未必至是公羊不可從韓非子云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說苑亦載此事按桓公寄孥在既爲司徒之後三年即死于戎方汲汲焉逃死之不暇而能爲此陰謀襲鄆乎韓非子亦不可從竹書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爲晉文侯之元年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爲桓公按史記年表宣王二十二年封弟友于西都畿內之咸林國號曰鄭集傳所云

在今華州鄭縣是也且號鄭同滅紀年云幽王死號公立王子余臣是為携王平王四年鄭滅號六年鄭遷于溱洧而溱洧實為鄭地則其說自相矛盾以愚斷之滅號者鄭武公也而亦上奉平王之命旁假晉文侯之力其滅號也以立携王故而鄭為其黨因之與號同滅是固譎而近正者携王既誅平王以河內之地與晉以鄭號之地與鄭故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莊公曰我先君新邑於此滅鄭之事當以左國參觀則自知顛末其餘似是而非吾無取焉

讀曹風

季札觀樂自鄭以下無譏今所存者特曹風即當時亦未必有滕薛小國詩也楚吳雖強其秀後出固宜無風獨蔡班先衛久列會盟一詩不存其故殊不可解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初意欲据是說以存蔡風而義卒不可通漢書禮樂志有蔡謳員三人乃知蔡聲之淫猶鄭衛也曹小於蔡幸存四詩蓋振鐸之流澤遠矣

蟋蟀三則

表記所引子言專重歸字此斷章取義也自小序後無不以為刺曹昭公詩彼善於此則東萊所云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乃曰吾憂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為也此為曹世子羈出奔而作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預謂

羈以微不能自定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逐羈立赤据詩所云蜉蝣掘閱麻衣如雪譏赤之在喪竊國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說同稅望羈之歸而追服也作此詩者即曹赤所殺之大夫而說春秋者俱昧其由

掘閱毛傳容閱也箋云掘地解閱疏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嚴緝今日更閱謂升騰變化也皆難通詩故云閱通穴管子掘閱得玉是也蜉蝣今之飛蟻璞註璣疏謂有角甲蟲悞矣

候人 三則

石林葉氏曰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

若以國語叅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按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為同時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之君已成誦在口者候人之刺共與蜉蝣之刺昭序說皆未可從

不遂其媾毛傳媾厚也鄭箋遂猶久也言不久其厚余謂不稱其服蒙三百赤芾言之不遂其媾與季女斯飢相映媾作婚媾自通臣之從君猶女之從夫也遂之為言稱也

歐陽以弱女之飢喻小人之不能任事大謬此語風人善于自况開楚騷無數法門

鳴鳩 二則

曹無令君可當此詩賢公子獨一子臧世次尤晚意必開國正風毛公訛其篇次耳詩含神霧云曹地處李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然余三復鳴鳩曷嘗不莊重而舒緩

序云刺不壹也拘泥國風皆變之說集傳既以刺為美余亦將改變為正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謂淑人所生之君子皆有令儀也蓋美曹叔而推本于文母耳鳴鳩子七興亦有因太姒十子三叔作亂故云七也余舊說是詩未中肯綮翻從小雅鼓鐘淑人君子悟出橫渠云六經須循環理會况一經而可使之觸背乎

下泉 四則

詩刺晉文與衛之木瓜遙對嚴緝云曹共之時襄王命晉文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下泉愧木瓜矣

前三章正興也末一章反興也下泉以喻晉之涼薄稂蕭本非嘉種謂共公亦自取也晉執曹君不歸京師而以畀宋人王靈亦替甚矣篇中一我字三彼字真有對此茫茫百端俱集之感

左傳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涑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郇城竹書昭王六年

王錫郇伯命是繼召公爲西伯也

或曰此非郇國之風而附于曹末者與余謂郇地入晉國名附見于曹特可以碩人之邢譚揚水之申甫許爲例耳然召伯甘棠郇伯膏雨至今流播人口創業垂統君子亦爲其可繼者而已

書郇曹後

鄆風思王曹風思伯成童時熟聞斯義以今極思覃精終有味乎其語蓋在一時能見其大而於二詩仍不失其真也匪風第云周道云西歸下泉直云念彼周京四國有王其思王似甚于鄆而說詩者但以爲憂無賢方伯非熟於西東周之情勢烏知其言之不易與孔子曰我其爲東周乎孟子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坐而言起而行聖賢胸中各具成竹要皆因時而合義以溫公之賢猶作疑孟殆亦可立而未可權也

幽風辨

讀詩至幽風體愈變說愈紛旨愈舛請一一從而明辨之小序以七月爲周公居東作按大戴禮云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其德義師導之教順然則作詩訓王不在居東以後誠有如朱子所駁者而集傳以幽風之名公所自題蓋據周禮籥章以爲說實則是詩本名七月不名幽風也古人詩多取篇首二字爲名即公所題鴉鵲亦然左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孔叢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尤爲明證且周禮用以逆暑迎

寒亦第名幽詩其後別之爲風者由祈年則歛幽雅祭蜡則歛幽頌而是詩固風體也幽雅幽頌本未嘗逸說在甫田大田載芟良耜四詩鄭氏三分七月謂殆及公子同歸而上風也春酒介壽而上雅也兕觥萬壽而上頌也任心割裂不待智者而識其非雪山王氏又謂一詩三用籥章之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吹竽笙塤籥簫箎篪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本屬七月一篇特以其器和聲有不同耳愚不謂然詩者作樂之本詩之體裁音節各有不同以故所用樂器有多有寡有主有輔有終有始虞舜命夔必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而後曰律和聲八音克諧當

周之世九夏奏以金清廟比之瑟南陔六詩則吹諸笙未聞曰詩之體裁音節皆所不論視我所用之樂器即可移風作雅變雅成頌者王氏之說其謂似是而非者與分國繫詩太史之職鴟鴞至狼跋附諸幽風何居愚諸居東之說先儒未有明訓能知東爲岐山之東則於編詩之義思過半矣孔安國傳以居東爲東征王肅以居東爲居洛固非魯詩說以居東爲居魯似也然一徵之閟宮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封魯始自伯禽再徵書之金縢予小子其親逆自鎬至魯成王豈能涉此遠道耶若僅僅居國之東則亦不足言避惟是岐東之地宗周在焉而公舊有采邑括地志所云周公故城是也且孟子不云乎太王避狄遷岐幽人從者如歸市明乎此

而所謂東人者岐人也即豳人也以豳統岐其體雖變其義曷嘗不正耶東征二詩次宜居後編詩者以東山亦公所作故繼鷓鴣而破斧以類相從耳周樂次序豳詩本在秦先至漢儒乃置諸風末彼其意謂豳風以終變風孔子思反正焉嗟嗟君臣相疑兄弟相殘既屬變音不可謂時當成王周公而風純乎正也若槩以豳風為變則雖學識如王通亦不免有鑽穴故紙之誚試思七月一詩王業肇基稼穡艱難旨同無逸安所見而斥為變哉夫聖人說經惟其義不惟其例自正變之例開而風雅之義晦猶夫說春秋者之瑣瑣焉寓褒貶于一字也朱子答范伯崇書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雖然與其隨也寧辨

七月 九則

魯齊韓三家詩皆無七月篇什不備而漫持正變之說豈能紹洙泗微言

七月雖周公所作愚謂豳國舊必有詩如後代消寒九九之類因為潤色成章爾

豳詩當用夏正一陽之月變例言日其正朔所由改與韻會詩詁云周禮無田畯之職六遂中鄰里鄙鄙縣遂之長高者為大夫卑者為士通稱田畯蓋農田之俊也竊謂田畯本夏官何必證以周禮鄭箋欲改喜為饁更不成文

倉庚采蘋鳴鵙秀萋之屬皆賦中之興也蘋非所以啖蠶前於召南已辨之逸齋補傳云蘋乃婦人采為祭祀之用女子

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于其家殆與幽公之子同時而嫁矣義勝集傳余謂無端作此情語故是風體

鄭疑萋爲王荇劉向說萋味苦謂之苦萋西河毛氏詩札云王荇即呂覽中所謂王善月令中所謂王瓜者萋即呂覽中所謂苦菜者以苦菜秀爲王瓜生可乎毛氏從劉駁鄭似矣而亦未然按漢唐山夫人歌豐草萋注云萋盛貌則以秀萋形草之綠猶夫以隕穉形木之落耳

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二種一名絡緯近人謂之絡絲娘固非螽屬亦與蟋蟀判然也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奠李即奠也二

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詩連及之春酒凍醪也孔疏凍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

入爲上出爲下蓋由野入都邑故謂之上入也執宮功當指力役而言亦見先公後私之意

藏冰開冰詳見左傳逸齋極詆鄭氏三分七月之鑿乃忘申豐卒章之語截爲十五章豈知是詩作八章讀始覺氣厚而神完蘇氏云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如蘇氏說是聖王不欲扶陽而反以抑陽也失其旨矣王氏云季冬陰盛之時陽氣不得發泄故于深山窮谷之中而鑿其冰則陽氣得以發泄而不爲害夫先王藏冰正欲儲爲春夏之用豈以有害于陽而鑿之耶如王氏說春秋何

以三書無冰

朋酒羔羊謂農事畢而燕樂耳躋堂稱觥毛傳以為學校誓
眾之禮孔疏以月令大飲烝為據義雖可通不如王氏直訓
君公之堂與上文為裳獻豨同一尊君親上也大雅公劉篇
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爾時君民一體可
與此詩參觀

鴟鴞 四則

武庚逆謀雖露而迹未顯然故篇中但喻邦家新造之難宜
為綢繆風雨之計若流言之罪人則於既取我子句微示其
意

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傷管蔡也誰非文考文母之毛裏而

忍陷于逆黨乎是詩詎惟感動成王令管蔡而非下愚亦當
有悔心焉

居東非東征九峰蔡氏本馬鄭而詳辨之余觀越絕書云管
叔蔡叔不知周公讒之成王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古人亦
有見及此者但既云辭位矣而妄稱巡狩未免汨于苟鄉攝
天子位之說

集傳以鴟鴞為誅武庚後作觀與九峰論書手帖知朱子于
詩心識其訛而不及改者多矣

東山破斧 共七則

漢魏鏡歌所自出東山一篇情文備美非周公之才洵不能
作

後人西笑之語亦從西悲翻出烝升也敦同墩伊威俗名潛
馳非爾雅所謂鼠負宵行如蠶吳越是處有之但其光在尾
不在喉下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
分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墾為田里所聚

小序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則與二章之思復出余謂章意
重我征聿至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既見而追數之也邵
子皇極經世書東征在丙戌年平于戊子按居東二年然後
東征當屬戊子而平于庚寅

親結其縞郭璞曰即今之香纓此女子既嫁所著示繫屬于
人也按婚禮主人入親脫婦之纓不曰親脫而曰親結見詩
人用字之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惟聖人為能言情季札

聞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正指是詩而
漢儒悞以七月當之

嚴緝不曰弓矢干戈矛戟而專言斧斨錡者蓋東征之師
不尚殺戮若除道樵蘇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久而破缺也据
嚴氏說則錡當作釜屬錡無明訓釋文云今之獨頭斧

朱子語錄云聖人這般心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又云見得周
公心始得傳中推行二義直使破斧一詩可與大誥多士多
方相為表裏

范氏曰以臣伐君事之至逆也湯武征伐而不辭者則以其
民墜于塗炭之中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成湯曰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

厥罪惟鈞知湯武之征伐則知周公之誅管蔡有可伐之道
周公不伐之則是周公安坐而視斯民之困是亦管蔡也後
之人不能全其兄弟以周公而藉口此則不可也范說頗能
抉摘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之義惜乎集傳僅錄前半

伐柯二則

毛傳引而不發鄭箋失之魯詩說管叔以殷圖衛大夫議迎
周公詩故云周公將歸貽詩二公皆為鑿空之論集傳巧矣
細閱詩詞不似全然比體上二句乃興也余推衍毛義竊謂
破斧美周公之武功伐柯美周公之禮教行媒問名婚禮至
公始詳也籩豆有踐陳禮器也試觀齊南山直用首章語則
以美周公者刺桓公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車牽之四

章亦以析薪為興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雖斷章取義而
以君子治人釋之皆可為吾說佐證

箕子封朝鮮施教八條而男耻為盜婦女貞信飲食以籩豆
聖人之移風易俗如此其神速也周公居東以禮化導民人
悅而安之婚姻其一節耳舊說惟歐陽本義稍優然必諷諭
成王終落科曰

九罭四則

合衮衣章甫之歌而讀之見大聖人過化之妙

朱子語錄云此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
廷不知句後之說詩者委曲附會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自
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愚謂說之當者雖起詩人于九

原而質之不惑豈獨九罭一詩為然哉

鱗魴大魚而處九囊小網喻周公聖人乃留滯于東方非其宜也鴻宜高飛遵渚遵陸亦喻失所東人願公之留而預知其不能留立言曲折耐人含咀

語錄又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協句腰亦用韻詩中自有此體

狼跋 二則

以狼與公擬人失倫上二句特以喻管蔡流言自取顛躓而歸美于公之居東為能身名俱泰也如我說金滕所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其義亦合抱朴子良規篇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于受僂大霧三日所引二事皆舛

劉原父七經小傳云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毛以公孫為成王鄭以公孫為公遜皆非余作豳風辨以東人為即豳人得劉氏說不勝眉舞

書豳風後

黃實夫金仁山皆以七月為豳之舊詩非周公作愚謂是詩揮霍三才囊括萬有而其間脈絡分明循環變化較東山更高一格非周公大聖孰能具此詩筆耶大抵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說二者其病適均晦翁于破斧九罭二詩自謂推見至隱夫以意逆志說詩之大綱也間舉一二為學人啓發耳余讀二南十三國風諸家說之不醇不備者徃徃情想參驗而得之蓋本諸心理之同參以情勢之異六

經註我而後可以註六經我註六經而後可以通一經噫難言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五終

陸堂詩學卷第六

平湖陸奎勳聚緱撰

受業高嵩三臺全校

小雅辨

釋文以鹿鳴至菁莪為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為宣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為幽王變小雅其說謂本諸申公毛公嗚呼謬矣敢以我宗而曲徇之哉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又云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所存爾雅一書詰訓之祖義取近于雅正明乎雅也者六詩之主當周盛時第名雅而無小大之分入春秋季札觀樂師乙論聲歌乃顯然判為二體夫義所當分雖聖人不能混而一之若謂其中又分正變則漢代講師之陋說也胤征湯誥牧誓呂刑文侯之命讀

其書者自能識世運之寢降王化之中哀聖人烏容屑屑焉
區分之曰若者為誥之變若者為誓命之變哉且周宣末年
雖有涼德若其初勤政任人脩內攘外固可繼序文武嬖隆
成康者也平王以不能施政教號令于天下有風無雅宣王
能施政教號令矣猶曰變而不正彼其意不過拘魯二生言
大樂百年後興而宣王繼厲者也庸詎知禮樂二者斯須不
可去身乎如拘儒說即有聖君賢相孳孳圖治而非重熙累
洽終難究論六代雅音古樂失傳正坐此耳成湯放桀亦屬
繼亂之君何以大濩之樂不減大夏太和在宇宙間周之宜
有雅者莫如康王何以序說獨缺其詩反覆推求迄無一合
千百年來謹守之若著蔡然此殊不可解矣且夫立論一偏

未有不浸淫離遁者宣王既為變小雅子不先父厲王遂無
刺詩平桓諸君又以降雅為風尹氏家父盡成子虛烏有之
屬於是節南山至末四十四詩集矢于幽王涅一身幽王何
足惜吾甚惜夫元公手定之樂章先聖雅言之詩義貿亂而
盡失其真也朱子云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楚茨至車牽
十篇疑為正雅錯簡正月繁霜雨無正或疑東遷已後之作
朱子卓識非漢唐諸儒所及乃於風雅正變之際心知其非
而姑仍其舊昔人謂朱子於小序掎擊不遺餘力愚謂朱子
於先儒包容尚多曲筆也至若鄭譜所分出車杖杜以上屬
文王魚麗屬武王嘉魚而下屬成王支離破碎夫既以常棣
為公閱管蔡乃曰吾進諸文以見有親兄弟之義而曲為公

隱十月之交四詩又篤信緯書故反毛傳移刺幽者而刺厲
嗚呼康成所師者馬南郡融也予奪任心所由去聖人遠哉

鹿鳴 三則

鹿鳴四牡皇華三詩用之燕禮及鄉飲酒禮當由周公制作
鄭譜屬之文王其義難通史記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
琴搃乃謂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
隱故彈琴諷諫以雅始為刺詩義尤疎謬

家大中新語所存者已非原文其道基首篇云鹿鳴以仁求
其羣大旨獨得草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者不忘其羣也
興義不過如此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
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當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

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菴也

示我周行毛傳周至也行道也已改卷耳章詁訓鄭牋仍云
示當作寘固矣哉

四牡 三則

左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國語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非
叔豹明言之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與北山怨誹何異

周道倭遲以匪風小弁之周道例觀詩當作于武王建號之
後况下文明言王事文王既未稱王若云為紂出使於古無
徵吾故曰鄭譜偽書歐陽不當為之補也

將母來諗承四章之文舉母即可該父仁山金氏謂丈夫猶
可自食婦人非子不能自養亦泥

皇華 三則

駢駢疾行貌如此訓釋每懷靡及不煩言而義自見鄭箋依毛傳作衆多因云每人懷私則於事將不及專精訓詁尚懼以辭害志况一悞再悞乎

諏謀度詢變文協韻歐陽本義云爾然觀叔豹所述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正漢儒詁訓之祖

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正相表裏謂作干

周公以前愚弗敢信

常棣 五則

據左傳似召穆公虎所作國語謂作自周公而召穆重歌之鄭箋既援引左國詩譜仍屬之文王何居

燕饗樂歌以類相從原可不拘世次此詩淒涼激楚較前三詩已屬變音必謂菁莪已上皆正六月已下皆變者夫誰信之

常棣今玉李也華萼相承甚力鄂字當從說文作萼况甚也謂其甚者不過長歎而已禦務國語本作禦侮烝衆也戎叶而主反朱子從大雅戎雖小子纘戎祖考悟出而註猶未明當云雖衆而無汝助者或曰烝善也其善者無為戎首而已

依或說似無添出字義之病

喪亂既平一章悲憤交集乃詩人轉捩處此後語氣特舒孺字下得妙所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也

海鹽何晉明琴書以常棣為夷則調韻收羽於四章下添入衍文泛音即此可見文義音節兩不相離

伐木 三則

毛鄭皆作六章今從劉氏作三章以章首皆言伐木誠為愜當然謂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猶沿鄭氏之訛首章以伐木鳥鳴起興次章省鳥可也然曰許許猶有攸助之意末章則省之又省矣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語錄云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錫以和平之福較集傳覺明暢而猶多一轉折詩人之意蓋謂明神可質我與朋友終和平而無垂戾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民之失德乾餱以愆為此詩者其知忠恕之道乎伯喈曠世逸才乃謂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則漢末之經學可知矣

天保 五則

小序下報上也孔疏云上五章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報之有其見甚卓集傳人君以鹿鳴已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是詩所由用也非詩所由作也愚則疑為受釐之詩前三章因郊祀而錫福于天後三章因廟祭而錫福于祖詩與假樂畧同而列於小雅者得毋

以鋪張揚厲之過乎

單信也信厚乃得福之本當從毛傳戩被除不祥也穀祿也
被除不祥而福祿滋至意與罄無不宜差別如罔承如山言
之則彌高如陵承如阜言之則彌大

禴祠烝嘗雖依韻成文不拘先後然亦可證王制夏曰禘之
訛于公先王集傳云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
後所作

百姓當從毛傳百官族姓徧為爾德即洪範所云錫汝保極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也

如月之恒恒當作絙無不爾或承集傳依鄭箋謂新葉繼長
程子依王氏謂承其庇蔭余謂統四如而言之猶夫以莫不

增統五如而為言也二章遙對讀者宜熟玩之

采薇出車杖杜 共九則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小序議論之醇若此者政不
易得采薇遣戍役杖杜勞還役深得大旨出車疑為錯簡當
在六月之前毛傳于出車以南仲為文王之屬常武詩又以
為命南仲于太祖何其見之騎墻也史記匈奴傳謂襄王時
詩固謬班固匈奴傳以采薇為懿王詩出車為宣王詩宣王
詩可入樂章懿王則何取焉鄭譜孔疏指實文王按尚書傳
四年伐犬夷注以犬夷為昆夷而伐玁狁一無可据竹書帝
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帝辛三十四年昆夷侵
周三十六年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其書後出而可疑又不

如徵信班史矣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文王時北狄不應如是之強詩必作于宣王中興之世

彼爾維何爾雅注說文皆作薊華盛貌戎車既駕周禮注兵車設五戎謂戎路廣車闕車屏車輕車也合六月小戎觀之可識古人車戰之法

王命南仲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古中字與仲通也蔡邕諫伐鮮卑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蠻荆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闕如哮虎皆可為我說佐證

城彼朔方堯典宅朔方謂北方荒服耳禹貢西戎之地有渠搜屬雍州漢屬朔方郡水經注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漢地理志元朔三年城三封城沃野五年城臨戎唐書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朔方無寇非踵詩人故智乎

畏此簡書左傳管仲救邢以為鄰國告急之書若詩人本意當謂王朝策命

或問嘒嘒草蟲六句何以雷同召南末章何以襍用豳風語
愚謂古人為詩但取音律相諧不必詞自己出漢之飲馬長
城窟行西門行其語多同十九首黃初已後各自為體由是
專尚文義不知音聲可歎也

杜專述思婦之情大段脫胎東山唐之出塞曲從軍行又
奉以為鼻祖

秦壞井田微論養兵不費更成如期令人歎古制難復試觀
漢詩所存鏡歌十八篇調皆促急詞必詼竒去二雅不啻河
漢豈非故倡協律官使失人即郊祀猶用變聲鼓吹諸曲更
無論矣

南陔白華華黍 共二則

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為武王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鄭譜
之割裂也若毛公以魚麗居篇什之終南陔三詩有題無辭
附見于下不為大失蓋置魚麗于南陔前固亂儀禮之次而
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於編詩之體又不甚協漢
世簡編堆垛不得已而以什為次今用卷數廢什可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於義可通白華孝子之潔白也以皇
皇者華參觀安知不以勸臣忠耶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此直就題億度余嘗謂小序首句成于大毛公小毛公葺訂
正之別出一卷附尾其移置篇首者衛宏之失也觀毛傳以
魚麗終什夫亦可想見矣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共七則

鄉飲酒及燕禮工升堂歌鹿鳴三詩笙堂下吹南陔三詩乃
間歌魚麗三詩曰間者每歌一詩畢吹笙詩以間之也余玩
味三詩魚麗專言主之備物嘉魚兼及賓之燕衍有臺終之
以誦禱以詩入樂故編詩之序如此而嘉魚一詩向必採自
南國後乃列之于雅譜以為成王詩非也有臺篇於古有徵
穆天子傳祭公飲天子酒乃歌昊天詩天子命歌南山有
臺臺作犖

箋疏以君子有酒旨為句大謬朱子云鬻酒乃隔句協韻余
觀唐人小令如荷葉杯者似從此脫胎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與序魚麗可
以告神明雅其為頌與按魚麗當與周頌之潛同作彼以薦

廟辭故肅穆此以饗賓調故超逸六疊矣字乃歌詩賸音也
晁氏謂雅進乎頌余則云雅雜乎風

嘉魚猶旨酒也必謂出自沔南丙穴者失興旨矣按嘉魚蜀
郡處處有之雲南記雅州亦有丙穴嘉魚嶺表錄異梧州戎
城縣江水口出嘉魚皆因詩而爭此嘉名從而泥之是嘉客
必微子而嘉樹必甘棠也可乎

烝然汕汕爾雅櫟謂之汕孫炎曰今之撩罟未合汕汕義朱
子遺說云是以木葉捕魚今謂之魚花園

嘉賓式燕又思又叶怡與賓筵室人入又義同謂加爵也

詩以南北山雙興所云君子當兼賢主嘉賓祝壽者凡四蓋
古人為壽必於飲酒時也曹植筵篋引樂飲過三爵緩帶傾

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體源三百乃為才子之最

由庚崇丘由儀 共四則

此間歌所吹三笙詩也毛公曾見儀禮故編詩不沒其名非魯齊韓三家所及

小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已屬就題敷衍六月總序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立文更拙由爾時儀禮已行作者乃能依間歌之序非其識之過也吳競樂府解題不知緣起輒以題字解之是為足為後學津梁

束皙補亡南陔三詩猶堪諷誦由庚三詩句多襍湊以晉人

效十九首若登天然何況上規周雅

白虎通云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為之元熊朋來五經說云匏音啾以立清闕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為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之余癸酉歲曾一詣神樂觀聞塤器已改定而未辨其燒土與否若笙斗之用木棄匏隨地皆然竊謂笙詩亡而立譜必待神解之流復古制以存匏音一舉手之勞耳

蓼蕭 三則

譽處有令譽而安處也三章壽豈疊用古人為韻所拘字法亦有牽合處

燕以示慈惠此詩可為左證白雲許氏曰上之人禮容揖遜乃如此而為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眾矣

吳江秦襄六從余說詩謂蓼蕭二草以興羣侯與蓼蓼者莪有別其說良允

湛露彤弓 共四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二詩之義得武子而顯明蓋叔豹之先鞭也

夜飲乃加燕之禮或於射畢行之或祭畢而加恩同姓故儀禮有宵則執燭之文亦謂非燕禮之常也然曰莫不令儀一語可括賓筵全詩李迂仲曰誦湛露之詩遙想當時諸侯威儀之肅雖不假劉章軍令自然無失禮者嗚呼休哉

彤弓乃賞功之典序說已無漏義王制賜弓矢然後征亦謂既賜弓矢則必命為方伯而任征伐之事康成加一專字是以齊桓晉文為據而啓強藩之不軌矣余故謂凡說經者當先具論世之識

或云平王錫晉文侯彤弓顯載于書安見此為周初詩余曰

穆王時徐偃王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則彤弓賞功由來舊矣

菁菁者莪 二則

序云樂育材也集傳以為燕飲賓客之詩然朱子作白鹿洞賦樂菁莪之長育仍用序說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菁菁者莪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者與愚謂樂且有儀依陳氏主行禮而言錫我百朋古者兩尊為朋正合燕飲之禮何舍之而齒及貨貝

六月采芑 共八則

舊說以六月至無羊十四篇為宣王變小雅愚謂周宣猶殷

之武丁也武丁朝諸侯伐荆楚其頌齊于宣王成湯六月以下四詩雅莫正焉何為妄生區別耶自公羊以例說春秋漢儒沿而襲之說詩亦自創一例予奪任心夫魯僖有頌而周宣乃不得有正小雅是遵何例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一語大旨已得然余再三循諷六月美吉甫也采芑美方叔也夾漈云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善讀詩者自能知之

六月棲棲張翠屏云盛暑非獫狁入寇之時乃夏之四月也王于出征鄭箋于曰也本諸爾雅杜預注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亦以于為曰王肅指為宣王親征悞矣

整居焦獲爾雅十藪周有焦獲蓋亦就詩言之郭璞註今扶

風池陽縣瓠中似與鎬京太近余謂焦獲本屬二地焦即左傳許君焦瑕之焦杜註晉河外邑獲乃濩澤應劭註禹貢濩澤在析城山西北漢地志屬河東郡此謂獫狁別部盤踞于晉地者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劉向疏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注非豐鎬之鎬余謂依向說末章曷不云來歸自涇而以無名之鎬與鎬京對舉乎鎬即鎬京蓋謂獫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也此則獫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叅觀出車詩其義自見鄭譜以出車屬文王而說詩者盡失其實矣涇陽今之平涼府非西安之涇陽縣漢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并頭山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

顧寧人謂太原即今之平涼蓋借原州之名以為說實則不然禹貢既脩岳陽至于太原晉荀吳敗狄于太鹵穀梁傳夷狄曰大鹵中國曰太原國語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因師敗而後料民千畝與太原皆晉地仁山金氏以為原州其說未可據也余謂六月之師大將本屬南仲方叔亦在行間而吉甫將前軍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獫狁既遁南仲城朔方而坐鎮之吉甫率偏師以逐西戎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常武詩王謂尹氏即吉甫也既任內史之職又能成克狄之功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尹地本近太原今汾州府平遙縣有尹吉甫墓夾潞云汾州故尹地周為尹氏采可知吉甫于伐戎之後自歸采

邑而與賓客燕飲故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惟屬私燕故曰魚鱉膾鯉鄭箋天子以燕禮樂之則必改自鎬為於鎬而後其說可通且天子之燕而詩人第云魚鱉於禮不已褻乎或曰湖廣鄖陽亦有尹吉甫墓何以信在平遙余謂左傳王子朝入于尹在東都者猶可附會若楚之房陵不問而已知其妄

竹書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於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此屬晉人偽筆不如邵子經世曆北伐在元年南征在二年觀詩所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豈能六月北伐八月即南征耶

采芑之興猶夫飛隼謂人馬宜食者亦泥其車三千雖舉成

數而言按兵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蓋用衆十五萬耳鄭箋鉦人伐鼓互言之深得語妙詩故云明其有進無退好與集傳相反不知本出康成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詩作于凱旋之時亦但錯舉言之以見其進退有律耳不當分將戰罷戰

大邦為讎當時蠻荆必有侵犯列國之事非指王朝為大邦也國語史伯云當成周者南有荆蠻荆屬楚國蠻則種類繁矣

車攻吉日 共十則

據竹書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在九年吉日乃西都之狩以類相次不必同時

上林長楊純以二詩作骨可悟賦為古詩之流

石鼓詩十章語意有相肖者相傳周宣王獵碣太史籀所書或云文王鼓至宣王時刻詩或据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疑為成王鼓或云秦鼓摠不如馬定國宇文後周之說為允按鼓作于西魏大統十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其君為文帝寶炬其相為宇文泰作詩者尚書蘇綽書字者樊深趙文淵之流也前人因昌黎一歌大槩極詆馬說余三復其文還讀車攻如三代彝鼎真者存而贗者坐絀矣

我車既攻補傳攻治也東有甫草毛傳甫大也鄭箋易為甫田之草謂即鄭之圃田其說不刊迂仲駁之非也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竹書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

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水經注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澤多麻黃草詩所謂東有圃草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中有沙崗上下二十四浦津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為鄭隰之淵藪

薄獸于敖敖本山名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注云詩薄獸于敖即此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郡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

助我舉柴柴與攸隔叶當從說文作擘石鼓詩亦云射夫寫矢具奪舉擘五章以下玩其音節止宜四句分章劉氏說不可從

既伯既禱以伯為馬祖句法不順當從說文作既禡既禱蓋

禡霸聲近而訛爲伯也

漆沮之從即禹貢所云導渭東過漆沮也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顏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立文皆未詳程泰之雍錄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所謂洛水者地志出北地郡歸德縣北蠻夷中即洛源縣其水自入塞後逕廊坊同之三州始入渭所謂沮水者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合漆水入耀州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東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分合之詳也漆在沮東至華原乃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逕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

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左右至白水縣則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褒德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禹貢導渭序漆沮在澧涇之下澧之入渭在盩厔縣境蓋在咸陽西南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東漆沮入渭在褒德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

其祁孔有蒙上獸之所同而言鄭箋初當作麋豭甚田獵之法限作圍場南開二門天子六軍分爲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詩所以云悉率左右也毛鄭訓禽之左右固非集傳亦失之畧

穆王壇山石刻吉日癸巳四字蓋後人仿此而訛傳者趙明

誠金石錄以類小篆而疑非穆王書是也信石鼓爲宣王詩非也

鴻雁 三則

此詩既屬宣王由朝及野當在斯干之後先民後物當次無羊之前

據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長四十尺五堵爲雉長二百尺實則周之八尺當漢之一丈毛傳一丈爲堵數亦無異宣驕即易所云鳴豫

向無的解翫味末章梁鴻五噫之歌大旨畧近

庭燎 二則

列女傳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傅母通

言于王王因勤于聽事蚤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是鄭譜所據也按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朝會必以子時詩三章曰夜如何其夜鄉晨明以晏朝爲箴序說不爲無據燎即大燭設於門內故稱庭燎凡松竹荆有脂者均可用也按事物紀原蠟燭始于淮南王安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䟽云庭燎以蒿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蓋亦臆想語耳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謂桓公僭天子禮設百炬于庭也孔氏悞解百字之義乃云以物百枚并而束之

沔水 二則

小序規宣王也周春秋杜伯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女鳩欲

通之不可反訴之王囚杜伯于焦此偽書不足信史記魯世家宣王立魯武公少子戲後戲被弑而伐魯諸侯多畔王命是可規也然與詩所云讒言以興者未見確切余謂此刺懿王詩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按哀公爲太公四世孫事當在懿王時如鄭氏詩譜所載竹書記夷王三年者悞也史遷周本紀及三代世表皆云懿王之時周室遂衰詩人作刺非指此詩而何

晉語公子賦河水帝注河當作沔魯詩說宣王即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沔水於義無當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云沔彼流水東灌于瀛者望而知爲僞作九州之外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本鄒衍怪迂之說瀛洲爲三神山之一瀛洲在東海皆秦漢方士語畦瀛見宋玉招魂註云澤中爲瀛何勞流水東灌耶

鶴鳴 二則

鶴鳴誠不可揜魚躍理無定在園檀愛而知惡山石憎而知美朱子說此詩純學韓詩外傳鄭箋大旨爲用賢而發說亦可從

齊威王喜隱溥于髡說之以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篇不料詩人已開其先

祈父 三則

黃實夫云周語三十九年宣王于千畝敗于姜氏之墟先儒引以證是詩謂祈父不稱其職固爲可罪而任用祈父者

亦不能無過故詩中責祈父序以爲刺宣王也余謂以勝敗爲美刺此大不然穆王征犬戎未嘗不勝而不可美也太王于獯鬻王季于燕京之戎未嘗不敗而不可刺也

魯詩說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其說當矣抑有未盡者左傳祈招之詩祭公作故直斥司馬之名此詩第稱官蓋作于虎賁氏之屬因爪牙而稱爪士頗嫌趁韻

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語出抱朴子不足信若穆天子傳西征見西王母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我徂黃竹三詩則侍從之哀怨宜也如今說以司右虎賁之屬而久從戎役微論宣王即厲幽斷無此軍制

白駒 三則

白駒送行之詩與驪駒同大戴禮雅八篇可歌一爲白駒可証也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乘白駒而去者余謂白駒場苗興而非賦是詩因共伯歸國而作在宣之初年千古未有解人可歎也

爾公爾侯集傳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似與下句難接升菴集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居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遊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說新矣而亦未合藍田呂氏曰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余因

推行其說蓋詩人深惜賢者之云謂有位者方日不暇給而可飄然遠引置理亂于罔聞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惟屈宋具此語妙生芻句結上言賢者雖去而已不能忘情也如玉句起下言身雖高尚德音猶可見貽也

黃鳥行野 共四則

序說刺宣未詳顛末詩故云黃鳥刺薄同姓行野刺薄異姓亦得其大畧而已余謂黃鳥乃共伯歸國之作行野當為幽王廢后而作

黃鳥今之瑞雀栖止瓦屋十百為羣非黃鸝也復我邦族乃氏族之族非閭族之族集傳謂詩作于民不宜繫之雅矣黃

鳥興而非比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興而此也

莊子及竹書皆載共伯和事竹書注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此詩近之共伯即周定公說見大雅瞻印詩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集傳忠厚之說為學人示訓耳未合當日情勢或云異字乃翼字之訛觀崧高一詩宣王之待申伯者隆矣詩人之意承舊姻而言謂往時所以封國而世為婚姻者非富之也亦祇以為輔翼而已余謂魯論亦作異字未可輕改經文第觀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二語其為刺幽王之廢申寵褒斷斷無疑

斯干 四則

此考室之詞所謂善頌善禱者也小序以屬宣王其說可從

劉向亦云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東萊讀詩記云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詩次于刺詩後所以明宣王之為賢君愚謂三百儘多錯簡毛特優于三家耳不必拘小序而曲為之辭

或云即新宮詩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時昭子為意如逆女車轄固甚當也新宮義何取焉燕禮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禮乃管新宮三終謂之三成三終新宮而外必有二詩今篇名亦不可考

似續妣祖先宗廟也舉姜嫄后稷而八祧統之矣君子攸芋鄭箋改幘固非毛訓大亦未安補傳云字書草盛為芋謂君子居此所以蕃盛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鄭箋正晝也冥夜

也蘇詩晝窗明快夜堂深本此

無非無儀鄭箋訓儀為善蓋本女誠有善莫名之意毛傳云婦人質無威儀語較切當

無羊 三則

此盡物性之一節官失其職而畜牧之利大賈擅之觀史遷貨殖傳可以覘世變矣

降阿飲池何蓑何笠麾肱畢升洵所云詩中有畫末章說夢衆維魚旒維旗不啻漆園物化然周初淳朴之氣發洩殆盡吾故斷為宣王詩

合斯干詩觀之知周禮太卜牧人三夢六夢之屬大有流傳非劉歆所能偽撰

六笙詩辨附

鄭夾漈六經輿論云古者樂分堂上堂下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皙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集傳亦引用其說愚謂夾漈譏廣微之補詩則可若謂笙詩本來無辭無辭何以有義且何以繫之小雅而稱爲笙詩甚哉夾漈喜談聲音究未知聲音之道也樂莫善于韶箛觀虞典命夔數語可知先有其詩後乃作譜八音具而成樂堂上之瑟堂下之笙實屬主音故古詩可歌亦可絃近世道流撫琴以有聲無辭爲高妙此殆沿流昧源者耳笛色有譜止用六工尺上等字可以諧曲而當

其始必据一詩以起調填詞有譜小令長謡後人可以逼肖前入而調名之緣起甘州曲必以爲製自蜀王衍暗香疎影必以爲姜夔自度曲也豈生于晚近無從考究詩人姓名與作者之緣起而漫云有聲無辭以自揜其固陋乎幸而儀禮尚存南陔白華六者後人識爲笙詩而信毛氏之有本不然如魯韓齊三家直視爲孝成茅鴟之屬已耳向使夾漈之意謂行禮時用譜而不用詩則儀禮已明言之不煩詞費苟云六笙詩春秋已亡試觀燕禮有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者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是新宮之詩當孔子時猶未亡也而謂南陔無句乎且鄉飲酒義云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人聲與樂器交作也鵲巢采蘋采蘋皆入笙

奏則笙之有辭明矣夾漈又云古樂惟歌詩有辭笙舞皆無辭據所引秦始皇改大武爲五行舞漢高帝改大韶爲文始舞皆本班固禮樂志而志云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明譏叔孫通尊主容悅變亂古制矣晉泰始中命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二舞荀勗張華製樂章復古也夾漈反以爲變古而貴與馬氏亦從之余謂節舞必有詩騶虞豳首射節也射猶有詩而舞獨無詩乎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摻鼈牛尾投足而歌八闋墨子書舞詩三百楚辭大招有云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宋玉舞賦動朱唇紆清揚抗音高歌爲樂之方漢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之廟舞之有辭古今不易也然而不秉諸經未足折鄭氏之角燕禮云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勺即頌之於鑠皇師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之首章於皇武王也三章賚也六章桓也其有辭乎無辭乎

陸堂詩學卷第七

平湖陸奎勳聚緱撰

同里

陳濟簡亭
侄宙和葆真全校

節南山八則

此詩在昔止名節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
註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孔叢於節南山見忠臣之
憂世也編輯已在毛公之後董子賢良策云周室之衰其卿
大夫緩于誼而急於利以推讓之風有爭田之訟故詩人刺
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時未具四
家詩董子亦斷章取義耳

節與正月雨無正皆平王東遷已後之詩尹氏即隱三年夏
四月辛卯卒之尹氏也家父即桓八年天王使來聘之家父

也若當幽王時家伯冢宰黨於皇父家父奚暇轉刺他人孔
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爲例余謂伯爵可以通稱家父爲字
當有專屬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明繫仍叔後人且雲漢作
於仍叔第見小序非若此詩之顯道姓字也孔疏又云古人
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爲例据世本孔父名嘉傳
春秋者爲孔子而諱其祖况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
毛詩答雜問定爲平王時詩安成劉氏曰國既卒斬喪亂弘
多降此鞠凶降此大戾皆似東遷已後語古人有先得我心
者良可快也

集傳於二詩亦以舊說爲疑而不顯加駁正然觀節詩柄云
此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但稱王而刊去小序幽字

可云慎矣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謂驪山變起於猝然當監戒也依李氏
訓卒爲終國既終斬矣下語不幾贅耶

有實其猗謂艸木有成實者猗猗然也蓋即私門莠李之意
毛鄭皆失之

不弔昊天毛訓弔爲至鄭箋至猶善也皆難通集傳既不見
愍於昊天矣不宐久在位而空我師也詮解最合

昊天不傭韓詩傭作庸常也君子如屆舊訓未安按集韻屆
古作暨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
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其說之鄙悖如此集

傳謂尹氏任姻亞之小人卒使民受其勞似矣而猶未盡愚
謂說詩之道旨已得者不當求新義未安者無容蹈故要在
合心理情勢而諦審之即如周室東遷蘇氏以為平王失計
此不達時變之論明惟王文忠禕嘗一辨之而不得其要領
按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逐太子而立伯服太子出
奔申鄭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平王
長育外家諸侯迎而立之非由鎬京東徙也且平王在位五
十一年即使生於宣之末幽之初當驪山禍作猶在冲齡未
可以畏寇遷都蔽罪平王據千寶搜神記幽王生於宣王三
十三年其即位也年甫十四平王之幼從可推矣且爾時宣
王舊臣淪亡已盡故尚書文侯之命曰罔或者壽俊在厥服

即錫命文侯亦在既誅攜王之後非平王初年事史遷周本
紀晉世家皆失載而於秦本紀中乃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
王封為諸侯賜岐以西地者皆妄也平王即位既久不知自
強委政尹氏有辜人望故家父勤懇言之一則曰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再則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嗟乎以平王之孤弱
乃能迓既去之天命收未散之人心二雅詩人若家父若衛
武公和大有維持夾輔之力而借乎抹殺於漢儒也依小序
作刺幽詩幽在位十一年耳吉甫之子伯封亦賢人也豈伯
封沒而其子復為太師乎抑尹氏與皇父共為太師乎竹書
混尹氏皇父為一人按常武詩既稱太師皇父又云王謂尹
氏是可牽湊為一乎種種謬戾辨之竟不勝辨

正月 五則

或疑夏正四月必無繁霜補傳云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艸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宿麥

明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猶不信爲東遷已後之詩施針膏盲亦無益矣

終其永懷乃懷安之懷也又窘陰雨載輸爾載詩人顯以驪山爲鑒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謂無可諉其難也而曾不加之意乎昏姻孔云王氏曰昏姻甚稱說其爲善也天天是椽蘇氏云天之天孽並出而椽喪之

孔叢子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

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言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家語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詩曰謂天益高不敢不局謂地益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孔子子思說此詩皆斷章取義而文中子亦嘗效之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如此稱詩

瀟洒自得即使阮逸偽撰頗勝漢人移莢作李強不知者以爲知

十月之交 五則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按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山皆震又云山川竭岐山崩唐曆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蝕限事皆昭合鄭譜乃謂十月以下四詩皆屬厲王毛公爲詁訓傳時移其次第則鄭氏亦知小序爲毛公作矣亦疑小雅有刺幽詩必有刺厲詩而不憚反毛立說矣然以此詩屬厲鄭氏自貽敗闕先儒已詳辨之按魯詩豔妻作閻妻漢書谷永疏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煽日以不臧是說魯詩者本與毛異尚書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隋經籍志有鄭氏所註尚書中候夫以魯詩爲据猶之可也信及緯書陋矣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彼月蓋九月之望也月食亦爲變較日食則爲常耳此日而食於何不臧言未知災禍之應若何不善也日食余別有說

皇父卿士此以王卿而執政也猶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皇父乃申后之族非褒女之黨其作都於向者將避位而營私窟也故末章以自逸譏之番惟司徒韓詩番作繁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其字音幡家伯冢宰本作維宰今從鄭氏改本仲允膳夫周禮膳夫天地有裁則不舉又觀雲漢

詩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今災異迭出而羣臣泄泄故並譏之未必六子皆小人之尤黨於皇父褒女也蹶維趣馬當即蹶父之後橋維師氏漢書橋作萬漢有游俠萬章豔妻煽方處孔疏謂番為司徒在鄭桓公前此時褒姒未立為后不當稱妻引曲禮天子之妻曰后為難余謂昏義天子八十一御妻艷妻何不可稱班婕妤賦哀閹褒之為郵蓋魯詩之訛沿用者久矣

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註河南柘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畿內路史謂皇父作都之向在沛國龍亢與當時情勢不合一統志向城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即周向國左傳向姜不安莒而歸此可證皇父亦姜姓非尹

姓也

悠悠我里顧野王作瘞非也詳味詩意乃東都大夫所作天命不徹謂不洞達乎天命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與谷風之不念昔者伊余來陞語妙相等

雨無正 四則

篇名難解前輩皆云當闕之以俟知者至朱子而無定說更何望焉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此種議論必杜林衛宏輩襲公羊賈星如雨之文強以字說說詩耳劉元城云韓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此亦後人妄增愚謂篇名本爾無正後乃訛爾為雨詩固摯御所作亦在平王之世不然曷以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耶若以為

厲幽詩熊渠畏伐而自去王號戲舉烽火而諸侯畢至曷以云莫肯朝夕耶

饑成不遂或云觀王風中谷有推當屬旱災任昉述異記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祭金魚神而雨降余謂詩不必作於是歲蓋與戎成不退皆推本前事而言

謂爾遷於王都非東遷以後決不憑虛着語風雅六義古今同一揆也何必起詩人于九原而後信為實然哉

平王始建東都西京世臣扈從者少故文侯之命云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左傳伯輿之大夫瑕禽亦云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脩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作平王詩讀最合當日情勢

小旻二則

序云刺幽鄭氏改為刺厲已屬無稽謂小旻小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尤謬矣蘇氏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大雅有大明召旻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愚謂孔子斷不刪及大雅小旻小明蘇說近是然亦有不可解者有饒簋殮何以不稱小東而稱大東周頌何以亦稱小苾

是用不集疑售字之訛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謂行路而與處者謀也下章謂作室而與行者謀也末二語顯然比體五章六章亦然

小宛二則

自毛鄭迄蘇呂均失其旨朱子說是詩以孝友為主而不遺憂時之意可云獨闢蠶叢愚謂中原有菽言民養為先也螟蛉有子言教不可缺也率場啄粟言賦歛日繁也宜岍宜獄言刑罰不中也但詩人於教家之道顯切言之而於憂時則微晦其詞所謂惴惴小心如臨於谷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鄭氏以賓筵為衛武刺厲故此詩亦移幽作厲按列女傳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當從小序作刺幽詩

小弁 五則

序云太子之傅以刺幽王良然趙岐註孟子謂尹伯奇詩論衡亦云伯奇被放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總不如毛義為

長吉甫惑於後妻此與衛七子之母不安共室同一家事耳孟子曷以云親之過大耶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猶商子所云山陽之偏高高而上父道也山陰之梓晉晉而循子道也毛傳以為父之所植泥甚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與末章逝梁發荀皆共傳述太子之情兼及廢后之事若伯奇則母已久喪語皆不合且何必云馭馭周道鞠為茂艸也

俗云飛鳥入懷殺之不祥即投鬼先之之意

伐木荷矣說文荷居何切從後牽也析薪也矣舊本作拖湯戈切錢氏云以手離之之義予之佗矣佗即他謂遣予他適也是時宜白已在申國故云然毛氏訓加不可從

巧言何人斯巷伯 共九則

皆刺讒詩以顛相次即九章之惜誦惜往日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以斯干詩為證當在幽王之世

荏苒柔木君子樹之明是刺用小人不當依毛傳云桐梓良材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歐陽謂徐婉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最得其旨唐永徽間徐世勣勸立武后云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云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皆此類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愚謂讒者乃號石父也幽王以石父為卿用事與褒女比廢申后逐太子詩次於小弁之後豈徒為一已遭讒而作哉地志云弘農陝縣故號國也有號山在陝

縣西二里臨黃河可為左證詩故云讒人指褒姒無拳無勇既微且燠是可加之褒女乎

樂書包犧氏灼土為塤呂覽倕作塤箎雖未可遙斷然土音惟塤后夔典樂八音克諧則塤之由來舊矣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箎業已無稽序者因詩有維暴之云且見吹塤吹箎句遂以為蘇公刺暴公宜朱子直斥其謬

爾雅注塤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而宋太樂舊塤有七孔景祐馮元樂記又云太樂塤八孔明代樂部注上一吹竅前三後二則於按指稍便而仍不失古來六孔之法爾雅注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鄭司農注周

禮云箎七孔其說與古銅觥脰合班固云十孔蔡邕云六孔有距廣雅云八孔皆不合古法

三物以詛頗似春秋俗尚左傳桓王八年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氏以爲蘇氏叛王故淮南精神訓云延陵季子不受吳田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氏註鄭地路史暴新公采鄭邑也一云隊然而蘇暴構怨迄無明徵吾不敢據序說而斷爲桓王之詩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旣張而漸大也言舌不必及踵史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敖即侈意六章七章皆六句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復出宜刪投畀有北當從毛傳北方寒涼不毛之

地或引漢地志日南郡有北景縣謂地在極南開北戶以向日景者非也王子年拾遺記黃帝去蚩尤之凶遷其民惡者於有北之鄉

緇衣云惡惡如巷伯寺人之言而孔子取之所謂不以人廢也沔水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詩亦云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可知止謗自修道惟一敬

谷風二則

此舊臣放廢而作當與伐木詩互觀子思語穆公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猶此旨也

自毛傳訓卽之谷風爲東風習習爲和舒後儒因之末章所由曲折辭費谷風谷中之風習習乃相續之意自陰雨而頽

而草死木萎風勢以漸猛厲正以興世情之涼薄耳

蓼莪二則

舊說皆以為孝子不得終養而義有未盡余讀大戴禮用兵篇夫子稱詩曰鮮民之生矣不知死之久矣乃悟蓼莪孝子其父母遭兵而死故言之有餘痛也觀王裒門人之廢蓼莪尤信

莪莖可生食蒸尤香美至秋變為蒿蔚實一物也詩人自痛齒長而不成材故用以為比

大東四則

小序刺亂也其語泛設又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朱子詩序辨云譚大夫不知何据按周語襄

王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韋昭註譚伯周大夫其事可以牽合而世次太後且莊王十三年譚國已滅於齊故內傳第二云獲原伯毛伯而無所謂譚伯也雪山王氏曰平王遷於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升菴好異而激賞之不可為訓

或云序稱譚大夫者蓋以兗州有織文之貢而譚國於濟南與所云小東杼柚者既可牽合又漢有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設於齊地貢禹疏云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說詩者蓋假此以諷耳余謂既識其訛必得真是者而後已焉洛誦數過乃悟西人之子褒女是也因而推勘全詩迎刃輒解

有饒簋殮有捄棘七舊惟歐陽豐饒之辭畧近而不如王氏饋客之說余謂首章與糾糾葛屨六句對照周之盛時諸侯朝王而燕饗之其饋食則有饒簋殮也其升俎則有捄棘七也禮書喪祭之七用桑待賓客之七用棘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與西人之子四句對照爲裂繒而發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謂行役之久也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顯用戲舉烽火事有冽沈泉無浸穫薪與白華詩灑池北流浸彼稻田大旨相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即所謂豔妻煽方處也褒國在西蜀隱約言之舟人之子熊羆是求鄭箋世臣降爲冥氏穴氏蘇傳所服非其所有集傳依毛公訓富均失其旨按鄭語史伯云禿姓舟人韋註舟人國名路史舟人後

裔有晉大夫舟之僑蓋褒女爲內寵而舟人爲外嬖也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則戚黨蟠固矣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列女傳所云飲酒沉湎以夜繼晝也朝朝佩璣不以其長傳所云倡優在前鄭語所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七襄七次周駕也織女七襄不成報章非謂申后之不見答乎牽牛不以服箱歲凶也啓明長庚皆太白宣王末年太白入昴老子知爲兵亂見徐岳數術記遺又後漢蘇竟傳云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晉書畢八星主邊兵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西戎之禍其端已兆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謂箕歛亟而十室九空載翕其舌西柄之揭且憂讒口易樹而斗機絕綱矣是詩洞達天人非伯陽父之流斷不能作

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暫詣牽牛見梁吳均續齊諧
記固不足信史天官書織女天帝女孫其說已幻淮南亦云
烏鵲填橋枚乘迢迢牽牛星一詩猶得興比之義謝惠連詠
牛女直云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幹歎情難久
惛則以人間比天上而辭愈褻狎矣漢詩復有云南箕北有
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魏晉人皆襲用其
語以為天星徒有虛名而大東一詩千古遂失指歸甚哉隨
人作計者之不可與於讀書也

四月三則

或以為行役或以為憂亂皆泥其文而未得其旨先祖匪人
歐陽謂既屬小雅詩人必不斥其先祖良然而乃自解云世

祿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
予之祿位者蓋未見其害也其說比鄭箋更舛滔滔江漢南
國之紀鄭箋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同屬
不倫後儒亦無善解余謂江漢之辭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
我疆土此乃所云南國之紀也詩作于召穆公後人故首章
以王忍於棄舊而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第六章追述前功
又曰晝瘁以仕寧莫我有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本合夏正張翠屏云徂暑者言自此而
往以至於盛暑也亦通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蓋指皇父虢公之屬本貴冑也而頽其
家聲維以告哀孔叢云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大義得之

北山二則

詩與四牡反對然亦不能定其在何王之世晉悼蒐於綿上左氏引詩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哀也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此可証為哀周之詩而已呂覽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豈惟不解孟子即北山全文似亦未經寓目而侈然自以為懸金不易之書噫異矣

陟山采杞興也鮮我方將王氏云今人猶呼少壯為鮮健蓋平聲也後三章連用或字昌黎南山詩句法祖此

無將大車三則

荀子大畧篇云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序說

本荀未必體源卜氏

朱子詩序辨云不識興體而悞以為比旨哉言乎愚謂興體極活并不必粘行役勞苦蓋憫王室之將亂而付之無可如何耳祇自底兮底當作痕

是詩純乎風體而介於北山小明之間豈序者不得其人與地姑以為大夫諷刺之作與

小明三則

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出申培詩說余謂小雅必有厲王詩篇中三稱其人與二相共和之說頗合又觀其毒太苦涕零如雨自貽伊戚畏此反覆諸語亦最合當日情勢若但以行役而作命使二年非久羈也何至

悲憤如是末二章以靖共正直規切周召二公蓋干位攝政
伊尹而後事不再見有周召二公之志烏可無小明大夫之
詩

二月初吉周正之十二月朔也下故云載離寒暑日月方與
翠屏張氏謂與厥民隩同義此則不然日月方除歲除也從
二月而溯其前日月方與向暖也從二月而推其後三章豈
必一律耶

至於允野毛傳遠荒之地爾雅埤蒼亦不能詳淮南云野彘
有芄苢但指以爲惡艸按藥性有名芄者秦中所產似芄野
非遠荒也當從方音讀鳩

鼓鐘四則

鄭氏注中候握河紀謂作於昭王之世而詩譜仍依序說以
爲刺幽按史記昭王南巡狩卒於江較諸幽王猶可附會歐
陽本義云旁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事何由遠至淮上而
作樂或据左傳楚靈會於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
叛之淮水出南陽胎簪山至桐栢而大桐栢與太室皆豫州
山且杜預註以太室爲中嶽是亦可證爲幽王也余謂不然
嵩山太室祠盛於漢武周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
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然則幽王所盟者乃
鎬京明堂之太室也
本義又云詩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爲何人
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且南非南

夷之樂不知當指南籥抑爲周南召南皆當闕其所未詳余謂此穆王之詩左傳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今懷遠乃淮南之地一証也竹書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鼃鼃以爲梁遂伐越至於紆荆人來貢則淮之南北車轍屢經又一証也且穆天子傳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東征釣於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姬祥祀畢哭終喪於躪氏庚辰舍於茅尺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則淑人固有所指而憂心且傷懷允不忘皆非泛詞惟末章語意稍別然傳中廣樂之奏無地不然亦未嘗不符合也以雅以南南自當指南籥齊魯詩有韎任朱離句皆由西漢不

行左傳而悞者且以章句爲詩辭

熊朋來經說云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証鞀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笛受均於磬之証不然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之余謂熊氏之說未允堂上之樂以琴瑟爲主堂下之樂以笙爲主其曰鼓鐘曰磬者脩金石之奏以爲作止之節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併樂章舞容而盛稱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七終

陸堂詩學卷第八

平湖陸奎勳聚緱撰

同里高

張

衡南岫

全校

楚茨信南山 共七則

朱子云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又疑楚茨以下十篇
 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
 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
 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錯脫在此耳愚謂
 小序刺幽之說至此更無可通不知前輩何以仍然曲解今
 讀楚茨云以往烝嘗信南山云是烝是享不待晦翁發矇詩
 人業已自下註脚

我執黍稷我倉既盈蓋諸侯躬耕籍田藏之御廩以供粢盛

也絜爾牛羊絜通潔長樂劉氏云在滌而芻之也祝祭於祊孔疏疑祊稱有二一是正祭之日既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一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集傳主前說汝礪朱氏謂有正祭之祊而無繹祭之祊其辨甚確先祖是皇集傳訓皇爲大爲君錢塘沈崑翰融註云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也又云神無形故曰皇尸有象故曰饗雖根據集傳而以神保爲尸尚覺可商

或云諸侯之祭嘗烝皆祫太祖之尸既稱皇尸餘尸第稱神保說近似而無徵朱子云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姪蓋古語然也語錄中嘗自辨其悞舊說無可採者詩總聞云神保尸之贊相也凡饗凡酢凡歸皆贊相導之保氏

掌祭祀之容恐亦是此職王氏此條甚允

爲賓爲客連日獻酬交錯讀其義自明毛傳鄭箋割屬上句故不可通鼓鐘送尸箋引大司樂之文尸出入奏肆夏蓋天子之禮也集傳何故仍之豈以諸侯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則用以送尸其說猶可借耶孔惠孔時惟其盡之謂順時行祭而無缺也

信南山較諸楚茨禮簡辭畧然亦諸侯烝祭之詩於五六章見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遂東入溝其畝在南遂南入溝其畝在東畫井之法自內及外也但所謂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九洫入一澮九澮共入大川亦開方者舉一同之成數而約

畧言之不可泥也詳見余戴禮緒言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王氏劉氏謂王執鸞刀以親殺此據郊特牲君肉袒親割之文而實不可信按特牲少牢之禮士大夫祭亦視殺而不親割惟祭義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腓骨乃退燔祭祭腥而退與詩言適合蓋卿大夫助祭於君之禮

甫田大田 共八則

周禮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二詩皆言田祖田畷而意主祈年其爲函雅無疑若以楚茨二詩攔入則或說之悞也

歲取十千周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詩人約計以成之田當有萬畝入數其量本無定也箋云上地穀畝一鍾鍾數六斛四斗無乃好爲持論而開厚歛之端乎

我取其陳三句集傳曲折盡致序於詩中美詞不可強通則以爲傷今思古朱子辨云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愚謂自古有年與載芟之振古如茲良耜之續古之人語意皆同不惟可破刺幽之疑兼可證實函雅之說

齊明順文若中庸之訓齋戒明潔亦無不可禮運鄭註土鼓築土爲鼓也蓋在未合土之先今詩旣云琴瑟當依杜子春周禮註以瓦爲匡兩面用草

曾孫外內祭之通稱來止勸農也以其婦子三句純用函風

鄭箋故易其義謂后與世子隨觀農事而設食以勸之宜為
王肅孫毓所譏

曾孫之稼一章乃祈禱之詞猶淳于髡下田洿邾之祝大田
三章四章亦然但為農人措辭微有異耳

螟螣蝻賊毛傳分四種按螣即蝗也玼疏螟似野蚘而頭不
赤說可從蝻為螻蛄賊似飛李中蠹蝻赤頭身長細說皆悞
蝻賊即蝗之大而害苗者瞻卬詩蝻賊蝻疾賊義近疾字書
增螿字大謬秉畀炎火舊說以炎帝神農為田祖即此可徵
唐代捕蝗設火掘坑且焚且瘞經學乃如此施用耶

有滄萋萋水氣也呂覽漢書皆作興雲祁祁觀韓奕詩祁祁
如雲可証興雨之沿訛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共六則

瞻洛總車攻而作詩故云成康時詩余觀韎韐有奭以作六
師君子萬年保其家邦為辭猛厲矜張當屬宣王裳華彷彿
蓼蕭而意味差薄亦屬宣王詩桑扈以顛相從觀崧高詩有
云維周之翰烝民詩有云式是百辟疑亦作於吉甫之流
洛非雍州之浸當指東都而言初學記周官豫州其川滎雒
與伊瀍二水為三川秦於河南置三川郡按水經云洛水出
京兆上洛縣冢嶺山經上洛弘農河南縣盧氏蠡城陽市宜
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據今說當解云惟其資深逢源是以表
裏如一然觀左傳祁奚舉子引二語以美之竊謂裳華之作

本以美諸侯繼世入覲者與大雅韓奕畧同鄭箋君子斥其先人於義良允歐陽本義駁之非也朱子舊說亦從鄭氏作肖似解

君子樂胥觀魯頌於胥樂今當從毛氏訓胥為皆

左傳成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則此詩本屬燕饗可証序說刺幽之妄

箋以兕觥為罰爵觀檀弓既畢獻謂之杜舉罰爵始自晉平公詩中從無此義

鴛鴦二則

以畢羅為興謂凡物皆可致也然而詩人興意直重其為匹鳥耳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以馬之食芻粟與天子福祿之養於義安乎竊謂此婚禮所用樂歌猶車牽之四牡駢駢六轡如琴也白華亦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可以旁証漢後諸儒於此詩未得其旨皆悞於婚禮不用樂一言余於郊特牲嘗詳辨之

頍弁二則

與伐木相似而死亡喪無日無幾相見語益悲涼可以自為變雅

有頍者弁董氏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鴛與女蘿鄆璞云寄

生樹一名蔦毛傳以女蘿爲莨絲非也女蘿施松自是松蘿
先集維霰說文云霰稷雪也家農師謂之米雪

車牽二則

此燕樂新婚也而曰德音來括令德來教其義通於關雎本
於易之家人世俗昧之久矣

辰彼碩女當從列女傳辰作展雖無德與女與之爲言助也
鮮我覲爾鮮之爲言新也覲爾新婚以慰我心結處透露本
旨詩中甚多此體

青蠅二則

左傳會於向戎子賦青蠅而退詩之嫉讒從無異解竊恠詩
人詠物不過偶爾寄興乃昌邑信讒夜夢蠅矢積階明皇友

愛鶴令千數栖集殿樹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孰謂言詩而可
昧厥指歸乎

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此乃沿襲之訛或
云厲王使衛巫監謗詩語甚簡可以移幽作厲余謂當從序
說刺幽構我二人隱指申后宜白

賓筵四則

不觀毛鄭不知集傳之妙一章二章體認尤精馬貴與謂朱
子故反序說刺刺不休是誠言詩而失之愚然謂衛武公飲
酒悔過必無刺幽之意則其見亦未免拘墟

安成劉氏云當與抑詩參觀余謂武公本酒誥以立言燕而
舉醕射而祈爵猶所云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也

子孫其湛酌彼康爵猶所云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爾尚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也三章至末亦從德將無醉在今
後嗣王酣身翻出本誥之意用箴之體雖侯國而可列於雅
必謂平王降雅為風斯亦不攻自破矣

各奏爾能猶中庸所云旅酬逮賤也以奏爾時猶魚麗所云
物有維時也

白醉之言俾出童叟謂因醉而言多妄耳觀抑詩彼童而角
實虹小子其義自明集傳用鄭箋箋語多拙間有失之巧者
史通云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
將殞以知幾之史才說詩猶不能自具隻眼煬帝覽薛道衡

魚藻采菽 共四則

頌而斥為魚藻之義更無足恠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以為宅中而圖治可也以為慎位而安
止亦可也辭意簡括當屬武王時詩若以為刺則是風體而
非雅音前人因編於衛武賓筵之後遂云刺幽耽酒吾知其
無居也

采菽義無可刺兩言君子來朝詩人早已自揭其旨謂天子
燕饗諸侯以類相次可也未敢信為答魚藻之詩

路車乘馬同崧高言觀其旂同廷燎萬福攸同同蓼蕭汎汎
揚舟同菁莪而末二語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調卑氣竭頗疑
記錄有訛今就文解之三章云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則以優
游者為罪戾蓋警戒之辭也

角弓三則

惟偏故蔽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是也惟貪故危受爵不讓至於已斯凶是也老馬反爲駒言齒長而如童也如食宜饅如酌孔取貪目前之醉飽而已

小人與屬詩人謙已之詞莫肯下遺謂息不下逮也式居婁驕婁通屢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蓋逆知有西戎之禍髦亦國名山海經有髦民國近積石依姓

或云此周襄王詩母教猱升木如蠻如髦皆謂用狄伐鄭也然世次太後當從序說刺幽幽王時不惟申后被廢周召世臣皆失其職雖以鄭桓爲司徒亦不足以救敗矣

苑柳都人士 共七則

二詩皆東遷以後之雅非敢創爲異說再三翫味愈見其然春秋傳桓王三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諫王不從是詩人所由刺也居以凶矜舊說俱不可通按平王崩使武氏子求賻桓王三年冬京師告飢魯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豈非凶矜之明證乎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興也有烏高飛亦傳於天興已之忠於王室也集傳用鄭箋乃與首二章意義各判

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全用公孫尼子緇衣之文烏可嫁名卜子耶

彼都者懷西都而有作也行歸於周周非鎬京當依毛傳作忠信由衣服而及言行又推本於忠信乃足以爲民望也左

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
歸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按韓詩無此首章故服虔左傳注猶
云逸詩

綱直如髮王氏云言其德性之善也補傳云安有一詩二言
髮而一爲比二爲賦者謂首飾綱直一如髮之本然亦言其
儉素也余謂補傳句解則密矣然詩人所以稱臺笠緇撮綱
直如髮者豈徒取其儉素乎鎬京陷於西戎一變而成爲秦
俗蓋其寄興猶之黍離稷穗也未可泥物而求也

謂之尹吉尹氏平王世卿韓姞蹶父之女世久而稱爲著姓
詩作於東都何疑

魯詩說知爲東遷以後之詩然以爲尹伯封作豈有伯封而

自詡女作門楣者

采綠二則

孔氏正義云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行役過
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依孔說與王風君子于役
何異

後漢劉瑜疏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
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似矣而猶失其
旨余謂宮中女史所作五日二句隱刺褒女專房之寵之子
于狩言報其弓維魴及鱖薄言觀者觀列女傳王嬖褒姒弋
獵不時出入同輦其義自明如今說乃指爲比肩夫婦恐不
堪列諸雅詩

黍苗三則

崧高明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而序云刺幽劉歆謂建元詩家不能貫通全經非妄詆矣城謝而歸功召伯可見營洛之命邦伯亦屬方伯而非牧伯嚴氏詩緝云二章營謝也三章平淮也平淮豈二千五百人所能勝任乎

泉流既清按謝城因水得名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

隰桑二則

與菁莪相似疑亦天子視學行禮養老乞言之樂歌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章是詩用意不深即論句調亦惟卒章稍覺流動

白華三則

興比入妙長門之賦當拜下風

天步艱難辭氣恍爽決非出自宮闈伊川云碩人蓋指申后亦猶碩人其頤指莊姜也顏師古注漢書亦謂白華詩周人刺幽王廢申后而作

漉池北流水經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漉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云漉流浪也而世傳以為水名

縣蠻二則

序云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程子謂教載絕不成語朱子詩序辨謂無刺大

臣之意是皆然矣乃集傳改毛傳之興爲比專主微賤勞苦者而言妄謂與黃鳥集穀之詩義俱可商

按周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司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宮正蒞事上卿監之可知縣蠻一詩因出使乏困而作蓋周室既衰官之失職者多矣

瓠葉二則

此燕飲之樂歌瓠葉兔首約舉之耳說者謂物薄而情濃於

義亦通

劉昆當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余觀董子繁露云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斷狸首懸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昆之取用是詩得毋相類

漸漸之石 二則

序云刺幽按幽王無東征事魯詩說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亦屬牽湊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則與詩所云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者頗合又水經注潼水又東南流逕臨潼戍西又東南至嶺石西南入

淮淮水又東逕浮山浮山北對巉石山則詩所云漸漸之石山川悠遠者皆有明據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諸說皆依毛氏以豕涉波爲雨徵吾未聞豕性知雨也當興辱在泥塗耳或云四方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狀如浴猪三日大雨見宋黃子發相雨書可以釋涉波之義此與總聞所云江豚兆雨皆新而鑿

苕之華何草不黃 共四則

苕華若在國風可稱絕調不知何故入雅今強解之苕之華魚麗之反也何草不黃林杜之反也是乃所云變雅也

友人孔希逸云將羊墳首三星在畱祇八字而凶荒之景畢集於目其竅蓋在用興也稱詩者從此悟入張文昌山農詞

聶坦之田家詠更不足道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飢饉極矣此詩疑作於厲王流彘連歲大旱之時作詩者亦小明大夫之流

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蓋指烽火徵兵事余謂詩以草黃起興爲防秋者作也曰經營四方則不獨如京師矣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念其室家又與揚水束薪相近惟末二語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甚合詩故之說然觀檜風亦云匪車偈今顧瞻周道安知非詩人閔周之作乎

書小雅後

小雅凡四體有用爲樂章者鹿鳴楚茨之類是也有專美其人而不必入樂者如六月之於吉甫采芑之於方叔是也有

煩文以刺可誦而不可入樂者如十月節南山之於皇父尹氏是也有絃歌之以爲鑒戒者如北山之反四牡谷風之反伐木漸石草黃之反采薇杖杜是也以文義言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兼音節而言常用之樂可法者爲正暫歌之詩可戒者爲變其說自可通也必謂六月以下皆變小雅則膠固而害於義矣鄭氏詩譜專重世次微論與孔門舊本未必相符即毛公所傳初不拘拘世次也烏可強據以立論哉自鹿鳴至杖杜譜以爲文王詩余謂四牡常棣天保必非文王詩采薇出車必屬宣王詩若南有嘉魚文王詩也由用爲燕饗樂草故移南入雅王在在鎬義近大雅靈臺有聲此必武王詩也鄭氏又信小序刺幽之說病在循乎篇次不復顧審文義

如余之說穆亦有詩祈父鼓鐘是也懿亦有詩汙水是小明漸石茗華厲王之詩非如鄭氏十月四詩之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平王之詩苑柳都人士桓王已下之詩義所當然不妨自我作古然而康昭共孝何獨無詩北山無將縣蠻置之何代苦思勞神終有不能臆斷者夫作譜而不惟使人疑之即已亦自疑之是不如無作也

日食說附

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乃日之闇虛有時射月而月體亦足以掩日則是二曜有相輔之功即有相軋之勢也余嘗疑之周禮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夫日蝕修德尚食不舉是爲省躬弭災之道伐鼓於社猶日以責羣陰乃因月食之故

挾弓矢而射太陽於義何居余向謂周禮一書非周公之舊由集成於河間獻王雖大醇而不無小疵矣漢初母后干政故小戴之記昏禮者曰男教不修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相提並論絕不知有陽統陰陰從陽之義而春秋則於二百四十二年日食書月食不書小雅詩人直以月食爲常日食爲變明乎居首出之尊位攬獨斷之大權勵不已之實功致無瑕之盛業元后攸責厥維艱哉漢曆不詳交食之法魏晉迄宋元曆家由疎入密凡推論日食者有八當食而不食者有四魏楊偉曰月在外道先交後食者虧起西南角先食

後交者虧起東南角月在內道先交後食者虧從西北起先食後交者虧從東北起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十度以下蝕十度以上虧蝕微少虧之多少以十五爲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相反也宋何承天曰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躔次可知又月有遲疾合朔虧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北齊張子信曰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蝕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隋劉焯曰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虧蔽大較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月在日道裏日應食間有不食者月在日道外不應食而亦有食者交淺則間遙交深則相薄月居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爲食交分正等

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夏蚤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視有邪正理不可一唐一行曰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劉焯立盈縮躔度與四序升降而說未精詳當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由曆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道順成當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說者天道如視諸掌周王朴曰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

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分即各得所求也宋沈括曰日月之形如九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初生時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相直而無礙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

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元郭守敬曰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月道出入日道兩交相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

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此八者推測之善術也或過至未分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有小青而天爲之隱則雖交不蝕此四者曆家以爲德教所致夫自其當食者而言則爲有定之數恐以弛法宮修省之心自其當食不食者而言又爲無定之數恐以便清臺疎漏之術二者將奚擇焉余謂日月之並行而不悖者常也交而食斯變矣交食而虧已食復明者常也交而不食則又變矣五星能救日乃天竺摩羅謬說月而變行可以預測月

離在陽曆本不應食惟當食時遇雨則陰陽和而災可弭然亦倖值之事烏可從而稱賀耶縱明知其為數所當食猶必假此以省躬修德况乎星隕地震山崩水絕理不應見而事所駭聞者有不懍然遇災戒懼者耶此古來聖君欽若之深心貞臣教諫之微義非疇人星翁所能見及也至若治曆之家久而必悞者良由測驗不勤但矜布筭且彼所為布筭者又不悟其所以然徒編為至庸極陋之歌訣轉相授受故雖神筭如一行其術亦不能垂久延至守敬遂舉舊曆之積年日法埽而空之必以晷測為先也然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曆越十八年為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又食而失推似乎授時之曆亦未盡善乃明初以劉基之絕

識不能改為而襲用者且逮明季或者以為重禁天文又不立筭博士故其弊至此余謂太史司天果能窺之以儀象測之以圭表準之以漏刻而又精之以籌筭人力殫矣天象偶違亦非其罪譬猶療疾而十中八九不失為明醫臨陣而百勝一敗無損乎名將也不然如春秋魯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連書日食元順帝十八年六月戊辰朔日食十二月乙丑朔日又食豈日官所能上推而曆書所可預尅者哉 國家時憲曆用西洋法其推筭日食者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太陰小輪不止算得遲疾兼能測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

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又云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而所造測儀六式及弩儀弧矢儀日晷星晷之屬具有巧思故交食久而不訛視舊曆誠爲精密然自己丑迄今已踰日月交周之期月頻食日不再食果天行之無爽與抑巖廊之兢兢業業有所以致其然者而西士會逢其盛也年少氣銳以一物不知爲耻聞弁山許心鑑之言曰談天者必十年窺測又二十年而後吉凶可驗藝

未成精已銷亡矣因絕意於天官之學後游京師借觀西曆秘而不出偶閱徐光啓測候諸說知其法用刻分秒微所謂根數引數均數者皆與授時曆略同而性不耐算仍復棄去近者徧覽歷代天文曆志竊歎雖有巧曆不離乎聖人之經曷爲舍此而驚彼哉班固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則洪範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二語已啓之矣虞喜始言歲差其後益以里差視差虞書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單辭足該之矣張子信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劉焯張胄玄因謂日月之食皆可以密率求而小雅十月之交一字且括之矣大衍著策固本乎易授時晷測亦但推演日中星鳥洛誥土中衛風定之方中之旨無能自破天荒也且周官挈壺秦令記候後人猶

陸堂詩學卷第八
六
能遵行弗失若唐虞之璿璣玉衡巧者雖以臆造終疑其未合於古按夏曆本言日隨天而左行此有目者所共睹而宋代諸儒信以為實然者也曆家貪捷筭退度之便反譏夏曆為妄試思蟻磨之喻蟻則倚着於磨日豈礙定於天者哉據宋元史所載銅儀簡儀日皆右行一度人之所造與在天者適相反背沈括徒以月道不能環繞黃道舉而廢之不知黃道亦屬強設之器耳世之筭曆者能推左行之日躔造儀者能為空行之二曜則與天體符會而我始可釋然無疑嗟乎人所不能為者天也安得有是事哉雖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焉知必無是人也

陸堂詩學卷第八終

讀詩總論四十五則

雅言之教以詩為首舉其數曰三百揭其要曰思無邪備著其功用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艸木其散見於孝經戴記諸子百家者不可殫述能知聖人言詩之妙雖廢史遷刪詩之說可也

謂孔子無刪詩事世必有聞而駭者然非余臆說也穎達聖人之後刪九存一嘗以為疑朱子答葉氏賀孫云那曾得見聖人執筆刪存答潘氏時舉云人言夫子刪詩看來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

謂詩繫自魯史雖余創論實本大序所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朱子亦云當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當孔子時已經

散失故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秦人焚書大易獨免故自漢迄今縱有竄入失次者而于聖人之贊易從無異論馬遷作世家既云刪詩孔安國書序亦云芟夷翦截竊謂聖人之雅言詩書猶贊易耳魯論中如稱大哉之堯無爲之舜無間之禹皆因讀書而發此歎即春秋之作亦于史文外別自有義不獨左傳可徵如魯論臧武仲之以防要君晉文之譎而不正檀弓之卿卒不繹坊記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取妻不取同姓皆是也舉以示人輒未肯信積重難反言之慨然

西河端木許以言詩既在七十之列誰非身通六藝者史遷弟子傳於子貢云亂齊彊晉破吳霸越誠屬可疑若傳子夏而載禮後一悟已足見其長於詩矣司馬索隱譏其多所罣漏不知所傳小序實非出自西河觀魏風鄘風一無援据即可知爲漢後之書四明豐氏假魯詩說之餘刊行子貢詩傳幸而其文淺陋不能惑世愚民

孟子說詩以意逆志又云誦詩讀書不可不知人論世此毛鄭之學所從出也然釋邶之憂心悄悄以爲孔子繇之不墮厥問以爲文王斷章取義仍體源於洙泗戴記孔子閒居與子夏言詩以崧高維嶽生甫及申爲文武之德江漢之矢其文德協此四國爲太王之德舉此印彼先後一揆

史記有害於詩者如以文王爲稱王周公攝天子位宋襄公作商頌則全詩之義失謂衛武殺其兄共伯陳佗厲公混爲

一人稷契生於巨跡燕卵則一詩之旨訛最可異者六月采芑明言吉甫方叔江漢明言召虎常武明云南仲皇父程伯休父乃周本紀于宣王十二年前不錄一事意馬遷當日未見全詩故踈脫至是為毛學者既識為宣雅矣仍云變而不正吾不知其何心

多闕疑莫如毛氏故訓傳第所重不在此微毛氏後人不獲再覩全詩如魯齊韓氏無七月一篇豳風義更難通彼都人士無首章何由辨其為雅管人云伏生之今文尚書功宜金鑄余謂毛詩可與差肩二戴記禮瞠乎後矣

毛詩尚多錯簡如草蟲之先采蘋鴉鳩之後蜉蝣候人楚茨諸詩決非變雅敬之小毖體不類頌後人能辨正之斯有功

於毛氏若云百無一差強為之辭即毛氏何貴有此佞臣隋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以余考之申公有詁訓無傳義韋賢父子作相魯詩於是乎盛班固藝文志云三家中魯最為近余觀王式為昌邑王師治事使者責無諫書式云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可見魯詩之體亦主知人論世今所行申培詩說乃宋陋儒所為且不知漢史所云申公無說矣

齊詩以匡衡為最故得解頤之稱翼奉所云五際之要已開東都讖緯其先亡宜也宋建炎中董道作廣川詩故自謂家

藏齊詩六卷目雖未經可斷其偽

斷章取義韓嬰獨得其傳今閱外傳十卷雖非原書大旨瑜多瑕少文亦清剛可誦漢人著作存者寥寥是可寶也內傳當更精純乃以專崇毛鄭之故遂至堙沒失傳唐宋儒者不無過焉近代引經率以薛君章句爲韓詩太傅之不幸也

管人句云讀詩未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余于鄭箋小有指摘非敢獲罪先儒也按康成註禮時未見毛詩其從學馬融者豈曰心欽其品將以讀未見書耳毛詩大行于世鄭箋之力也藉使得與蘭臺校書之列盡觀東觀仁壽閣所藏其所著述當必大醇然關雎分五章實勝毛傳樛木指君子爲文王朱子集傳弗如而君子好仇施于中谷之失解亦不

能爲之諱嗟乎有子邕之駁鄭卽有伯輿之駁王經義無窮詎能以一人之智罄其底蘊

鄭氏詩譜一見于孔氏正義再見于歐陽鄭譜補亡歐陽得之絳州者或云係太叔裘註本按隋經籍志有劉炫註本炫好作僞書竊疑鄭譜亦屬嫁名孔氏歐陽均爲所惑

毛詩旣行而建安黃初詩家各自有體晉尚清言先韓後毛至梁武父子毛學益尊由其工詩故爾篤好然風猶近之雅道衰矣按唐崇文總目如崔靈恩之集註孫毓之同異評其書具備至宋藝志而六朝義疏無一存者果兵燹之使然歟抑毀棄之有素也

孔氏正義允稱毛鄭功臣法度名物博考靡遺宋自元豐後

廢而不行邇來功令于朱子集傳外兼取疏義詩學可以大明乃經師門徒往往厭其煩蹟皮閣不觀有志者當不如是
按唐書穎達字仲達考昭陵陪葬碑刻本字冲遠亥豕訛傳
宜乎改正

成伯瑜毛詩指說竟無可採所撰毛詩斷章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心欲覽之而又不傳

昌黎謂序有可疑者三歐陽永叔承韓學者乃著時世本末二論以廣其說統觀本義其駁難毛鄭處言之鑿鑿已說間有未安然能不受前賢牢籠濬發後學靈府斯又集傳之先驅歟

安石新經有意與先儒立異則大本已失子雱壻下牽合字

說鑿而且瑣更無足譏

穎濱詩傳先儒以爲簡直而識囿方隅較之放齋詩說逸齋補傳王氏總聞則優耳不如李黃集解之詳可備考覈

鄭漁仲學識博奧而專詆小序陳少南議論名通而欲廢魯頌竊以爲從事風雅無庸先立愛憎呂東萊讀詩記雖尊序太過其高超處不減明道先生精實處可亞朱子集傳惜乎篤公劉以下纂錄未竟然在孔疏後已爲必不可廢之書

伊川云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言詩之道探其原矣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亦然今者家絃戶誦固無待末學推崇而循諷既久昭然發矇竊謂敦詩之家非徧觀漢後諸

書不知集傳之妙卽專讀集傳而不徧覽朱子文集詩序辨語錄前後諸說終無由心契其妙

朱子自云於說詩所得者少又云詩傳無復遺恨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前一條虛衷若谷之心後一條則明道立教不得以自任也

朱子詩傳原序作于淳熙四年丁酉其時專依序說解詩後于壬寅歲序東萊讀詩記已云小序可疑且不自諱其舊說之短又八年爲紹熙庚戌題漳州所刊四經後直云衛宏作毛詩序懼後人之滋惑也蓋泥一家而失其本旨不若集諸家而正其大義朱子闡明經學爲能紹述孔孟者政在乎此馬貴與郝京山之徒反以改序爲譏試觀集傳中序不必是

而義猶可通者曷嘗不降心從之第淫奔諸什多用夾漈新說律以毛鄭之學不無抵牾若依孔孟斷章之義借以覺世坊民則亦無不可也使韓詩內傳猶存議者當廢然返矣

朱子云文王未嘗稱王康王已下有頌風雅正變之說古無明文節南山正月諸詩或疑作于東遷以後楚茨十詩明屬錯脫鄭氏詩譜時世多訛真令千古稱詩者撥雲霧而見青霄

輔潛溪童子問謹守詩說王魯齋得朱子三傳之學所撰詩疑出奇無窮其毛詩辨云書授于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叅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淡恨

今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乃如是之秘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周孔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閱此一條不得不歎爲稽古卓識白雲許氏名物鈔在元傑出熊天慵經說可觀詩學不如三禮梁友直詩傳旁通史稱其發揮朱子之學爲精而購之藏書家徒載其目

續孤樹哀談云明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易則董楷董鼎董真卿詩則劉瑾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經學難通奉詔且然縫掖之士童習之而白首紛如無足怪矣詩故疑問之類採摘一二恐其繁稱無當不復肆力

搜羅

余爲是書雖主毛詩而魯齊韓之幸存者未嘗不採雖宗朱子集傳而鄭孔歐呂諸儒之說不敢不參雖專以說詩而于諸經子史騷賦亦間有所發明雖說商周二代詩而于漢魏六朝三唐之作卽求爲之通貫材薄而緒多豈必皆當要以竭其區區之愚而已

詩序以風二雅及頌爲四始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其說是也史遷孔子世家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說稍偏矣參觀三禮左國合于行禮舉樂之節義猶可通又以關雎鹿鳴爲刺詩則視國史編詩同于已之謗書其失也蔽鄭譜以鹿鳴爲文王詩直以詩爲

世本其失也借況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假四始而變詩為緯其失也誕

序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六義據周禮太師之教祇稱六詩又云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惟其主六德故可以斷章取義惟其協六律故不得重文義而遺音節朱子申明序義以賦比興為三經風雅頌為三緯間嘗推行是說賦比興主文義者也三經中莫妙於興魏晉詩不逮漢由興少也風雅頌兼音節者也三緯中以雅為主蕭梁樂章雖有十二雅之稱未合雅也

風雅正變之說其疑不可不破讀江漢汝墳行露野麋二南亦有變風讀淇澳蟋蟀列國亦有正風讀河廣敝笱宋魯亦有風讀常棣雖周公作亦為變雅讀節南山苑柳諸詩平桓亦有變小雅讀抑戒平王且有變大雅讀駟馬魯莊亦有頌讀振鷺有容杞宋皆有頌且周之頌本同容禮之容魯之頌轉為誦美之誦是風雅既兼正變頌亦可云正變也然而余頗自病其煩矣

詩非一體導揚盛治而亂即可憫也推美聖哲而不肖者即可刺也國風多刺淫者苦葉鶉奔之屬即朱子不得不以為旁刺若云淫者必然自諱何以有求凰之摯奔者未必能詩何以有白頭之吟

以共伯之孝失解鄘柏舟而人表列之下下以曹大夫之忠

陸堂詩學緒論
三傳俱沒其名而蟬蛸但云刺奢此說詩而慨焉三歎者也
顧亦有快心處共和輔政共伯干位千古傳疑讀白駒黃鳥
板詩知共伯卽為周定公鄭世家武公名掘突譙周以為突
滑索隱疑其皆非讀丘中有麻知子國卽為鄭武無衣之王
于興師明屬襄王大東之西人之子實指褒女不意曩哲如
林尚多剩義以待後人闡發

詩名多取首句或撮篇中孔疏詳言之矣舉篇名而可以不
失全旨者不過巧言文王公劉常武殷武數詩華黍由庚之
屬小序乃以題字立義夾漈譏之良允如雨無正下武則漢
人傳寫或訛如節南山則漢人為之增字據周禮外史掌達
書名謂堯典禹貢之類然則國史編詩亦但有關雎葛覃之
名而已因名生序相隔兩塵此中源委不可不察

小明小旻之類顯見其為編詩者所題鳴鴉公所自名專賴
金縢餘詩則無一可徵若五子之歌讀篇首亦可知為國史
所題據左氏春秋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鄭人為之賦清人國
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許穆夫人作載馳其體雖似小序而當
時未有序名即傳之名亦起漢代故釋全詩之大義則謂之
傳釋每句之文義則謂之故訓春秋說詩者亦多用故訓體
如叔孫豹之於皇華叔向之於昊天有成命成鱣之於皇矣
四章毛既仿古而為故訓豈其獨闕於傳義雖萇係趙人或
有原本西河者要不過十之二三矣衛宏改傳為毛詩序愈
失其真詳見余大小序辨

天事難言術非專門第誌其畧

董子云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後之地理郡國志皆仿國風體為之然自漢迄今疆域有更山川無改此水經注之所以獨為可信也宋王伯厚為詩地理考足補集傳缺畧余欲世之讀詩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故於名山大川稍加論次焉

詩以行禮如關雎鵲巢之施於鄉飲燕射采蘋采蘋騶虞用為射節三禮有明文者更無勞余贅筆而辟雍之非取環水公劉之由於報祭執競獻尸勺詩裸獻配文明堂即為大禘成王賜禘而不賜郊惠公請郊而非請禘欲正千古之訛不得不騁一時之辨

詩為樂章故於豳風不信康成之說於南陔六笙詩不信夾漈之說於桃夭鵲巢楚茨猗那并不信戴記嘗祭無樂婚禮不用樂之說所愧者三分損益知漢史截管之泥而不能為后夔之和聲旋相為宮知京房改準之妄而不能效師曠之吹律徒欲脩笙匏塤土之八音仿特鐘編簫之古式昧源窮流何補於事

誦詩叶韻乃能感發志意朱子集傳多用吳才老補韻或自有所增益再觀楚辭辨證可以得其大概體之變者如離詩每句隔叶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兩字隔叶有瞽起二句分韻設業六句叶瞽字皇皇厥聲五句叶庭字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兩字可叶匪風飄兮一章平上去皆可叶惟清廟詩巧者

亦不能叶樂記云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未有定解有解見後十卷
余謂古人歌法失傳留心韻學亦可漸悟天地元音朱子語錄有云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不知喉舌唇齒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又云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如唐人和詩猶有韻相重處後人定不要一字相同却愈壞了詩觀此二條可以得辨韻之訣可以知作詩之本

世多輕章句之學余謂說詩當從章句始章句明而文義音節兩得矣昔人所悞集傳從而更定者如簡兮伐木行葦生民諸詩與夫周頌之章分數節誠為振古絕識後學得以依

據而辨證焉若麟之趾振振趾叶子振叶麟當依螽斯詩作章四句又若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皆當於月字讀斷所謂先儒正其大者猶或遺其小者此類是也

鳥獸草木詩人緒餘孔氏正義援引甚詳雖朱子不能加也爾雅後家農師復作埤雅而家元恪之毛詩疏至今流傳故於集傳所缺間有補綴若睢鳩之情摯有別荇藻之芳潔可羞不敢襲前人牙慧

余說書禮春秋務從簡嚴於詩稍雜諧語將刪之矣復念詩號葩經漢匡衡後宋范處義有解頤新語元朱一齋有詩解頤恐立言太腐閱者不終卷而欲臥也先儒云已有知使人

亦知之豈不快哉持此寸心仰彼芳躅人其鑒諸
康熙癸巳陽月望日陸堂奎勳書

男 載紀
同校
綸

花龕詩

不解種花花時輒往觀焉他花皆我花也或詰之曰
既懶於種不得復懶於吟乃追憶所見一花倡以一
律屬同學分和之其太凡近者我詩不可妄得乃有
佳花而我且索佳詩不得命也花於我何尤平湖陸
奎勳坡星

紅梅

梅格何曾就冷閒紅羅亭子俯清灣天將嫌雪爲脂粉
人賤桃華好鬢髮難得香心兼國色即論酒態壓仙班
和羹若假填詞手第一風流晏小山

晏幾道小山詞唱
得紅梅字字香

杏花

媽紅一樹古牆陰狼藉春風怨不禁看若薺花開佛土

驚聞虎子守仙林杯中落月何堪吸東坡飲杏花下詩勸君且吸杯中月棟裏

生雲好作霖右丞文杏館詩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昨歲壇邊夢尼父清香窈眇

坐彈琴

海棠

西子湖涯獨立妍望湖亭邊有西府一株韋公祠下雨參天少日北遊曾醉花下

名花勝翦隋宮綵東坡雜記海棠似絹花遠道思浮蜀水船故我未

殘胡蝶夢新春特發海棠顛少陵脈脈真心賞薛大鄭拙

守愚何勞補逸篇

玉蘭

繁英直上射朝光合種盧家白玉堂燭下幾行迴粉面

月中小隊舞霓裳畫圖啁雀幽堪對方法煎酥巧莫忘

獨恨亭亭僊掌露馬卿渴死不教嘗

紫荆

紫花掩映白綸巾家具曾移與結鄰暮色淒涼吟杜甫

兒時心性鄙田真遥遥內相盈千派踽踽西豪第五人

同氣八人辜負椒菴貽斷句古香一樹了無春庚辰歲移居陸堂紅椒菴主贈

余行第五句云个事天然徵孝友古香留得紫荆花丁亥春荆樹忽萎是秋軼南弟亡

杜鵑花

一欄千朵亂茸茸名字應憐蜀魄同昨夜月明真有淚
他生春恨不成空斬新榆火分寒食絕艷榴裙妬晚風
迴首子陵灘下宿畫眉叫徹滿山紅

月季

研粉鑄瓊次第開山蜂飛去蝶飛迴豈緣芒刺辭雕輦
實少暄涼傍鏡臺我愛風懷隨月轉人傳花信應潮來
朱書朋字從無對

朋字朱書月
月紅鰓對也

絕倒三紅老茂才

白牡丹

玉琢樓臺面面舒怪他紅紫結相於妝慵敢勸一杯酒
價重休題萬卷書

白牡丹有名
萬卷書者

真色殿春逾嫵媚名花向

月自清虛沉香亭北天難曉轉使肥環恨不如

荷包牡丹

花師變態牡丹饒歐九空疎竟失標包裹幾多憐子意
翦裁一種泥人嬌神來不夜針何巧

魏宮號薛夜
來為針神

洛感微

波珮可要祇是欲歸歸未得薜蘿山下路迢迢

同心蘭

潘紫施黃敢並驅漳蘭靈異茁紗幘鏤成八瓣花明玉
吸上雙心露迸珠添種留夷情便減微嗔梔子韻還輸

劉令嫺詩同心何
處恨梔子最關人

古餅供養同龕佛無臭無言證得無

繡球

精舍懷龍夢破時雪球帶月影參差懷龍精舍余讀書處新種繡球環留玉

德肥何損綠透珠光價可知天女有心攢素柰春人多

恨壓將離間間疇似張員外落盡楊花解賦詩落盡楊花渾不覺可

閒老人張昱句

藤花

春光催放紫藤嬌罨畫溪邊打畫撓花市惜惜支短架
精藍面面走長條綉縞步障當風艷孥攫乖龍挾雨驕
為是見伊攀附急并無清興詠凌霄

芍藥

粉撲釵萼百種誇翻堦一語自名家硯邊脈脈離人贈

酒半迢迢春夢賒消水紅情堪續魄豐臺玉色並流霞

如何輕薄羅昭諫信口詩差勝洛花羅隱牡丹詩芍藥與君為近侍

玫瑰花

如許穠華不及春明明紫玉是前身囊香細把思公子

醉纈初騰笑主人玉溪詩主人淺笑紅玫瑰粉紙獨爭江外艷天台有白玫瑰蛇珠

誰數嶺頭珍南海諺云蛇珠千枚不抵玫瑰梁家宮體風流甚却愛薔薇摘

得新

罌粟

似錦疑雲一望稠馨香雖少亦風流囊遺阿母蠶書細
米擲仙姑鳥爪道樂府新翻得寶子見太真外傳花宮特敕富

民侯寥寥獨自耽玄草餅罄壘空百不愁

梓花

亭亭梓樹長百木與我舊結青雲交平泉易主疎讌賞

蕭寺逢僧觀幻泡黑風繞坪捲靈蛻德藏寺梓樹坪盡為海風所拔紫雨當

砌漂泓坳北墅紅雨山房以梓花命名有花莫飼白頭豕鳳皇將子來安

巢

萱

剗地緣堦尺五抽嫩黃送帶夕陽流詩嘲兒女情何淺

東野詩萱草女兒花不解壯士憂譜續先生韻最幽宋史藝志同塵先生撰庭萱譜莊蝶形神真

欲化羅蘭臭味淡相求北堂夢斷無消息道是忘憂重

有憂

夾竹桃

問是桃溪是竹溪看花容易客心迷劉郎觀裏驚前度

杜老亭邊感舊題用鄭縣亭子詩華頂逢仙龍作杖湘江怨別血

成啼寧知瀟灑洋州筆輸與傳神崔子西

雙頭蓮

茶煙閣外綺羅香朱老賡花特擅場丁丑夏荷花池開並頭者竹垞先生自填綺羅香二闕和

者皆不及也秋水盈盈迷蛺蝶紅衣艷艷妬鴛鴦鏡中爾我應

無相泥裏根苗各自芳並蒂牡丹連理竹衰門無復紀

休祥高祖津陽公廣德署中生連理竹先祖未菴公楊梅園舊宅開並蒂牡丹

合懽藍菊

寂寞秋花未是羣小藍染就色氤氳天光過雨宜雙笑
水勢拖煙莫浪分紅桂孤虛憐月姊紫蘭重疊怨湘君
懽場為爾燒銀燭睡去還疑化碧雲

僧鞋菊

病減維摩丈室開秋英幻化蝶驚猜更生菊一樣扶青
竹不借天然映紫苔陶令莫嫌送酒至遠公翻笑過溪
來色空空色元非二試與拈花問鏡臺

茉莉

半夜高樓酒欲醒隔簾香雪攪冥冥好隨白月消煩暑

莫對紅蘭比濁涇

諺云清蘭花濁茉莉

球重為防釵玉滑盃封差勝

膽銅腥不應傾國亡家後猶向花田弔素馨

樹蘭

芳蘭一樹不勝簪補入騷經怨始深淚漬海人珠的的
荇黏魚子碧沉沉柔絲結網憎吳俗小艇裝花省越吟

庚午入閩攜歸樹蘭一本

香殺九龍山下客離支未啖也甘心

鳳僊

析種瀛山擅一奇敢將金紫鬪朝曦像風翼自飄飄舉
鳳翼像風見論語摘衰聖裂月簫應朗朗吹萬卉那能爭玉骨九秋直
得伴霜姿錢塘鳳舞看垂盡傳唱宮中好女兒

宋光宗慈懿李后小

字鳳娘宮中因
呼好女兒花

牽牛

藤枝肆繞葉三尖
白丑花開破赫炎
須女含芒姿淡淡
銀河倒影翠涔涔
秋風拂地簪齊隨
卯酒烘人醜欲添
曉起看伊增太息
長年絕色古難兼

秋葵

川葵五采亂如麻
色染新鶯淡可嘉
側面露流金作盞
當心檀暈玉生芽
倚風轉覺秋添爽
向日偏憐影易斜
莫認瑣窓人病起
一分消瘦比黃花

李易安詞簾卷西
風人比黃花瘦

雞冠

花友堂前種特殊
翠翹玉珥笑區區
金風亂翦千純徒
切繡赤日高籠五色雛
影落山香渾欲舞
聲消王會儼
成圖白詩付與玲瓏唱
妙鑿能如國相無

仙佛名姝珍禽奇獸
之狀徵刻花友堂詩

吳江王楚公喜種
雞冠辛卯秋開成

秋海棠

小草當牕淚未乾
枝枝葉葉澗泥中
綠瘦憐詩婢
牆角紅嬌賽錦官
霜雁書空秋有信
竹風掃徑暮生寒
山房艷比車渠椀
任是花妖亦飽看

癸巳秋我鄉三聚
菴海棠開大如椀

巖桂

樹聲昨夜送秋來
叢桂連蜷大可哀
月落淮南成兔窟

風高岱北足薪材一番逆鼻膏燃鼎幾次攀條露溼臺
但與麩金鬪顏色薌林何苦盡情開

蓼花

夕陽紅逗水粼粼細穗叢條刺眼新魚戲澈波空啖影
蟲孤抱葉鎮含辛依稀秋浦尋詩處契闊春船喚渡人
誓與椒蘭不相好年年蕭瑟楚江濱

木芙蓉

芙蓉三醉未離披無限秋情對酒卮木末有芳蹇不易
江干欲渡采何遲恣開天水淒清處分隔春風爛漫時
已被霜威重摧壓蘓公偏道與霜宜

蘓詩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却是最宜霜

美人蕉

炎風冷雨伴庭除骨媚呼來金屋居可口解調甘玉露
銷魂疑放小紅蕖丁香號母心徒結木穗生兒串弗如

九域志象州歲貢穗子念珠十串

誰羨綠天佳話在簪花先學美人書

菊

菊畦黃綴一蓑花負杖相看到日斜倦蝶趁香飛又息
寒蛩隔葉語無譁聞吟脈脈風欹帽對影疎疎雪點茶
往者配松今配杞陸家生計勝陶家

淵明辭松菊猶存家曾望有杞菊賦

寶珠茶

山茶品目七十二寶珠第一紅苞含素月交光丹焰焰

凍醪發悴春酣酣徐郎沒骨妙渲染坡老少態空嘲談

蘓詩花深態少鶴頭丹花身三丈攢萬朶冷然飛夢滇池南滇茶以沐氏簇錦樓

為最太華祠下八本樹益高花尤繁

水仙

膽餅合供水仙王礬弟梅兄費較量山谷詩山礬是弟梅是兄冰薄花妝

呈太素月寒宮額弄輕黃南華縹緲秋為骨北渚嬋媛

淚亦香簾捲波紋看未足細摹阿敬十三行

黃梅

淡黃仙額曉臨風梅格端相韻不同陸地華華蓮綴玉

僧房口口磬懸銅麝眠自覺香消腦蜂逐何勞蜜釀甯

三十六宮春在否橫陳究竟嚼來空橫陳嚼蠟見首楞嚴

詠歌為人心之變化草木乃天地之文章是以偏其

反者華之情正而葩者詩之則涉江之句以采芙蓉

招隱之篇言攀桂樹錦帷被不負穠芳疎影暗香

能標孤韻昔皆有作今何不然陸堂先生以花龕詩

三十六首來索跋語兼承短札有云離騷香草雖有

微詞妙法蓮華窈歸空境想其自得莫可名言當夫

研滌紅絲無非寫艷牋分玉版只為吟香露葉霜枝

可作山家之曆餘脂賸粉亦添妝閣之斂彩筆不假

乎夢中粲花直生於字裏然而或逢天女散去何如

更遇禪宗拈來一笑豈必如庾子山之感枯樹致其
歎嗟馬相如之賦上林誇其巨麗哉蓋先生門存松
菊依然小徑三三篔簹富煙雲又得新題六六說者曰
盍擬諸百花譜是詩也無乃太簡乎應之曰試較之
十客圖如此者不為不多矣 同學弟金介復



金陵朱雲章鑄

